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八

宋 釋居簡 撰

四月初八疏

優曇一花五濁離垢景緯孤朗八紘無雲藐粟散王受
命之符恢覺皇子聯芳之應駕紫金畢逋之馭夢兆殊
常滿白玉蟾蜍之輪相無不足冀颭風于八葉龍翻水
于九淵祥應初分灑表新沐負克長克君之岐嶷豈載

生載育之勛勞嗟珍御之桔身弃金輪于脫屣逆旅絳
闕故家雪山揚鞭逾城拔劍斬髮苦形四相雲泥堅密
之身樂止一生杓鑿妙嚴之福閱六年于彈指集萬善
而匪躬方掉鞅于三空遂捐軀于半偈非真精進即大
闡提與其徐行後長者于慈氏如來逮如實際曷若善價
而沽諸于城東老姥忒老婆心叵測叵量是則是倣伏願
愍末運速津者衆以盡為期俾未來補處之尊仰成而已

臘月初八日疏

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一日復出既出而無名以星明
處為疑則河清時妄冀玉樓春透金鑠玄通謂有得耶
弗授然燈之記以無為也迥超彌勒之先初喻日出則
高山先明終知根殊則覆盆迷照不齊物之情也行健
天何言哉惟利鈍之參差故偏圓之別異利說熾然說
無說無聞大空勝義空不空不有話頭瞥轉衆目斯張
拈花則微笑隨之乞乳則深譏至矣設吾權變適宜之
巧順逆兼資徇爾顛倒所歆之私衡從相濟半字滿字

別傳正傳莫非塵沙法門具有智慧德相泉蒙始達既三轉于法輪雷迅不驚遂一開于蟄戶深心奉塵刹諸佛如虛空誓在捐軀式資援手伏願祇夜瀾翻珠璧倘可忘筌渾儀光轉璇璣式慙尋劍

二月十五日佛涅槃疏

傳燈無白日開長不夜之光明分暝作黃昏見本不常之代謝與其法固應爾曷若身先徇之故于花笑鶯啼示以鐘殘漏盡輪希再轉曾聞吾轉輪耶道記當成既

見子行道矣重摩萬字雙舉輻丈審諦觀于垂盡之時
印後至于忘言之頃紫金岌岌一丈六尺烟滅灰飛明
月瞳瞳八斛四斗珠回玉轉登地以前則嬰兒失乳預
流以往則逋客迷家含識以還不言而喻據涅槃岸既
云始從鹿苑終至跋提河于法華經又曰常在鷲峯及
餘諸佳處擬之則失證而乃知尚堪薦供效野人之芹
譬夫存羊告宗廟之朔啜膾可媿揆禮為宜本師釋迦
如來伏願慈信相思壽量之弗遐室中宣演眷優填幻

旃檀之惟肖天上來歸等越僧祇長如佛世

天台忌辰疏

古塔開扉半座平分風月靈山在目三周俱付筌蹄摧
我慢自高之幢示吾今親證之地陳隋應運蠻貊同文
小根小莖毋望洋向若而嘆大枝大葉皆拔茅連茹而
征衆丘繞司命遜其高寒諸子駕安車鞭其殼棘生民
以來未有愈高太山北斗之具瞻此舟過後更無益重
浮木盲龜之難值玄珠休景智鑑沉光攪酥酥酪之既

成收卷波瀾而遐舉象武方絕塵于無何有鄭聲將亂
雅于侏離淫允賴正音洗空邪說謬記刻舟之蹟輒營
諱日之齋擷芳于沼沚之毛式資明信展敬于消埃之
効允荅洪休法空寶覺智者大禪師伏願有伴即來招
手勿忘于金地如月初上分身豈間于潢流再振玄猷
廢昌厥後

遠法師忌辰疏

無處繫心憶江蓮之白羽買鄰有地
食離菊之黃金豹

閱心鏡之九流蟲酌影堂之六事大書特書屢書書之
不盡盡則重書惟止能止衆止止則旁流流而莫止十
七人下風北面八百年白雪陽春易明未畫則直指三
聖之同詩授既刪則曲畫四家之異示共學則懿揚雄
百川學海論不敬則符孟軻莫我敬王山北山南野花
啼鳥佛前佛後慧日慈雲用則行舍則藏波羅提開遮
自若瞻在前忽在後芬陀利孕育芳鮮肯投明月于潢
澹必反斷航于清泰爰憑海水式存谿蘋白蓮社主正

覺辯覺圓悟大法師廬山尊者伏願一刹一塵即五老
舊遊之風月難兄難弟揭兩雄分座之儀刑車不司南
品希直上

承天造水陸堂榜

小峨眉普賢住止界開白銀大精舍慧感護持功蓋緇
籍種德有地設冥無堂豈因仍而不為亦講明之未至
要見聖凡融會必先輪奐莊嚴袈裟裹草鞋道者非修
造手湏彌納芥子使君結殊勝緣庶補缺文以嘉成績

惟心淨土筌蹄九類之苦源焦面蓬頭條帽萬間之蔭
樾

泗州生日疏

既是泗州却在揚州出現苟非列聖蓋為散聖之歸蟾
規圓印干江羊角清號萬竅香花吳蜀自其小者觀之
雨露塵沙是謂大成者也孰不曰萬靈之本豈止于一
國之師默贊盛明顯揚湛寂橫空三百尺障龜山既倒
之瀾踞地十三成藐鷲嶺平分之榻矧茲三輔稱此獨

尊冰雪炎熇稻梁饑饉疇大恩于誕慶同詠春沂哀小
善于微茫復祈秋稼

普照水陸閣成設冥一月榜

于一毫端出現莊嚴藏樓閣超三際外豁開險惡道津
梁金山風月平分谷水門庭肇造半空橫巨美輪美奐
之洋洋萬目聳觀如岡如陵之岌岌恩兼二利法運四
檀後天先祝于大年淨供敢忘于幾月機雲故宅鼓鐘
禮樂如平時華梵舊章裘褐稻梁于長夜

當湖建觀音殿念佛道場榜

白衣幻月輪之相在佛左邊黃金開車軸之花題名萼
上畫是契經所說又于方冊重書欲分海岸風烟來壯
湖山棟宇化千二百五十之衆施亦如之想十二萬九
千之餘見而後已擬超濁劫合辦西資應以此身現此
身而說法示諸淨土于淨土以求生者飛檐橫不度之
雲對懸鼓狀欲殘之日自憶而念同上九蓮臺從聞而
思共入三摩地

鹽官慧力寺幹期懺堂榜

唐張巡許遠宋張
九成皆鹽官人

過迷真懺處堂亦奚以為中悟假名在我固如是已矧
一身之易集嗟四衆之難盟須風雨大厦之併懺作釋
梵隨身之觀闕人天交接事法融通長短期安用他圖
前後佛皆從此出波翻五欲滔滔誰障狂瀾塵淨寸田
疑疑自滋芳稼鈞天密邇金地淒涼盍補缺文庶幾具
體忠肝義胆格雙廟之虎臣誠意正心符百年之龍首

慶寧鐘樓榜

平地一聲欲震驚于天表重簷百尺方經畫于胸中冀
先柱石之求副以棟梁之用未任獨力盍扣四檀陳奠
簋于重楹着教穩審夢檀蘿于五曉喚起懵騰周匝闌
干吐吞雲月部勒山川氣象足成刹土莊嚴鐘到客船
半夜何妨得句潮生浦口遠明尤快觀瀾壽與樓高慶
隨基壯

廣照建藏殿榜

百萬買隣依桐山之正直十三聳級對瑤馭之稜層橫

陳湖山這邊政在烟雨佳處度經之藏琅函玉笈俱收
旋軸之樞福海壽山齊運諸緣易就此殿難成大力量
大富貴拈起話頭阿練若阿闍黎敢忘恩紀神龍湧出
行看八面玲瓏賀燕歸來坐待一門超越

高麗造華嚴觀堂榜

此分三觀靜于幻寂居先根具三期長視下中為次是
謂真懺悔處孰非諸勝善人盡大千刹土之提封着百
億彌盧之日月期須有制觀可無堂敢忘經始之勤終

冀落成之喜
蒼苔梅檀曉露側
布黃金桃花流水春風
岑開翠玉鏡燈十界車軸九蓮姓名題在花鬚
福報收
歸果位

道場建千僧行道閣榜

幽谷徹青霄雲雨沈沈大厦清池照瑤席
鴛鴦翼翼層
簷四垂橫檻危闌兩以行空複道象龍躡踏燕雀棲遲
老玉堂仙愛此山看不足昔金園客謝諸侯弗為高是
真六和合身心盡住千莊巖樓閣泉甘一勺澹尋君子

之交德懋寸田願廣善人之施

寶梵崇壽建閣榜

院是京師舊制內侍相攸額懋武肅新題宗藩請命欲
建妙莊嚴閣以容上尊勝王啓翼闡複道之烟霏拓尺
土寸金之田地童子歛念睡夢覺蓮花開頭陀擊拳所
作辦梵行立自片瓦根椽之始承千秋萬歲之終穀走
香塵道八荒之壽域擔栖翠霧渺一亘之仁天既託併
懽敢忘報効

育王請雲退谷湯榜

直前橫床示尊事名勝之禮午後需蜜忍死檢毗尼之
文起泉石之膏育同芝蘭之臭味恭惟某品黑石蜜中
邊皆甜祖花木瓜根性特異一點都無菜氣百花具有
天香苦為誰甜甘分衆妙小酬沉澁是中惟一味醍醐
畧講叢林于斯見三代禮樂

超山建慈氏閣下作方丈榜

開山祖師與
宏智同行

一錫勸游相攸得雲山之勝六傳有託榮勳擅蘭若之

雄根椽片瓦皆願力中來繡棟蜚甍如畫圖中出欲借
雲霄之便須開樓閣之門上以容百城徧歷之方下以
闢二士共談之地重重無盡光寒帝網之珠綽綽有餘
量廣王燈之座作塵刹妙巖之事荅乾坤浩蕩之春旁
通教外之傳仰贊域中之大

圓明結夏光明經會榜

常轉如是經盡在筌蹄之外不省遮箇意徒膠文字之
繁要結千人萬人豈但一卷兩卷桃花三級看喁喁羽

化之魚金鼓一聲笑栩栩夢回之蝶

白蓮花寺翻蓋法堂榜

寺在風篁嶺下肇法師誦經于此蓮生陸地中央亦

能誦
經

一闌提皆具信根羽禽何與修多羅如標月指龍藏咸
詮高原陸地不生蓮花水鳥樹林皆念佛法境如清泰
後夜此堂空月明挑似玄都前度劉郎在何處壁疎屋
漏雨震風陵持危扶顛因陋就簡菩薩居四依之次姑
待重來死央蜚百尺之簷行者先賀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貢首膺天上平章價
雖重于連城產獨珍于雙壁恭惟某寵光五葉一杯分
萬象之甘彈壓羣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
華滋笑為源春夢不到池塘春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頗
牙騰馥四河衮衮無邊襟袖生涼兩腋颼颼未已

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
藏試從師友淵源欲起烟霞沉痾恭惟某攪雜毒海設

金剛經
卷八
醴奚為開甘露門飲河而止直指單傳其來有自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荐醍醐一味之醇擷芝朮衆芳之助行
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于膏肓見善知識如優
曇花慰千載得賢于季孟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入雲表剎化成南度莊嚴倒景浮圖彈壓北高魏峭桂
子從廣寒飄下蓮峯自西竺飛來一龕長放光明誰名
彌勒孰是彌勒兩地平分風月有是文殊即非文殊欲

榮勲輪奐之餘恐袖手顛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太山
磐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凌雨震風之託

妙湛月岩中茶湯榜

枝槁不春此外如何采摘樹空無影是中特地婆婆小
團破新錫之珍方諸勺初修之月恭惟某圓頓培壠山
林品題正其味于森巖舌湏具眼回餘甘于苦釀既已
翻雲要驗同盟更無別味肆辯河之袞袞疏淪道腴蕪
正派之滔滔洗空禪病

者婆死而百草皆泣世豈無醫良遂徹而諸人不知禪
寧負教不須染指只貴點頭恭惟某會獵玄中笑守株
而自苦獨漁言外如課蜜以分甘可無一施具有衆毒
飲者若諳此味瞑眩膏肓學人未達其源肝胆楚越

淨光江月閣榜

一宿覺
道場

傑閣凌虛頗稱松風題榜小軒總勝未舒江月襟懷不
須杜老千間要架元龍百尺陰晴態度看江上數峯青
騷雅平章補天邊一鳥下盡除留翳都著闌干歌夢生

春草之詩快遠送飛鴻之目造鳳樓之手段秦豈無人
視井幹之規榭風斯在下

龍井法堂榜

二士共談必說妙法際元豐元祐昌明之時三人同行
必有我師駕難弟難兄賢良之選蜀仙去後吳僧寂寞
華表歸來塵世淒涼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他百
世楷模六種成就法空爲座可無高廣之床道直如弦
亦有恢洪之地青眼皆逢北阮未稱全提一辯竟爲南

豐休尋別調

報恩重修鐘樓榜

箕蕪不虛任大扣大鳴之責簷楹幾墜思既安既固之
圖休論卓地無錐湏信擎天有柱就中獨步更上一層
半江月在前峯兩幘雲橫絕頂五鳳造樓手梓人榮相
道之勲踈鐘到客船衲子合詩人之轍

梅屏茶湯榜

挽春小摘不孤培壠工夫亭午新烹要驗平章手段欲

破一規玄壁如珍萬選青錢長恐暗投直湏明破恭惟
某轆轤汲曉露冷銀床杵白榮勲香浮鐵磨與萬象平
分秋色提折鐺自煮松聲腋涼生可御之風湯老却未
佳之客被渠搜攪五千卷何以當之喚爾惜騰二三子
何濡滯也

鼯鼠飲河弗信醜翻海闊黃蜂分釀放教姜杏杯深尋
他海上同盟燕我山中餘憑恭惟某是上藥草雨露惟
新眊小根莖雲泥有異舐鼎快昇騰而去折肱湏諳鍊

而知笑諸方五味不療人饒試三昧單傳反攻他毒非
時不食或送客或拒客法固如斯入手便知能殺人能
活人吾無別味

西菩寺建五鳳樓榜

佛奚爲哉妄自崇樓傑閣法如是故從它善境冥心人
間旅泊葺一日之居桑下禪棲遵信宿之戒雜花尊貴
宗廟百官之美何以加諸圓覺密嚴天地萬物之情盡
在是矣欲舉此役豈圖偉觀橫陳五朶如鳳凰來儀洞

開六扉看龍象蹴踏蒲牢吼五更之月留取危層玉函
載三藏之文却于平地三千世界徧莊嚴綽綽有餘十
二闌干普光明重重無盡

鄉講榜

火宅只一門出門便了髻珠不兩箇得箇方休居寂乘
尤自索車投夜光徒勞按劍于斯三者但說一乘彈偏
擊小示性具光明顯寶開權揭山家要與歌太平于無
象物共熙熙嘉豐樂于有年民生皞皞吹去萎花更雨

新者蒼乾坤浩蕩之春安住神通轉不退輪結香火團
團之社

錢塘江上寂照寺幹佛殿藏殿僧堂浴室鐘樓兩

廊榜

黃金田地斬新舍衛祇園紫陌塵埃依舊長安古路層
雲渺虛徐梵放一頭低彈壓春潮欲觀螺髻橫秋先辦
璇題納月更借琅函出海却看機軸旋風高架宏撞直
須百尺衡眠倒卧各要三椽祖師有意傳衣莫書牆壁

居士本來無垢謾煮薺薇咨爾衆擅成茲六度挿草梵
刹竟揮戈慧日西顏隔岸越山多縱目大江東去

韜光庵修造榜

喚韜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白傅詠甘棠尚可
明南國之教花偈曾煩招隱白鷗終不寒盟排闥送青
來知何日了問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
駕把茆欲墜隻力奚為萬間倘遂忻懽一盃儘歌藜藿
飢援臺畔起四三橡栗之翁布地園中湏百萬擄補之

手

下三九品觀修造榜

持遠與人同學惠不師其蹟劉雷不世出晞顏亦聖之
徒無初禪天上劫壞三灾有泰華峯頭花開十丈雲橫
小嶺洞鑠香林悉力同心齊肯室肯堂之可否較竒荐
巧嘉美輪美真之莊嚴浮圖合尖公案便了擬議則疑
城在目可容錯過了黃面瞿曇承當則淨土唯心終待
重來之黑王相國

仙林火後建舍那佛閣下作戒壇于中殿榜

堯天雲靜式瞻舜日晶明佛閣門開要見法身充滿梵
宇雄雄稱仙遊林苑奎文爛爛旌律部毗尼劫灰新掃
之餘天道好還之日橫翔百尺巍然複道之登平步三
層凜若齋壇之拜塵刹無非輪奐京都盡是莊嚴
刀斧不痕衣盂有託曲闌衡檻風雲會處扶持片瓦根
椽仁壽域中成就

普照寺修西方佛閣展殿軒榜

真懿大師請作

觀無量壽開仁壽以同躋從善導師知宗師之可數矧
機雲之故宅懷持遠之高風燕唐棣之偏反種芬陀之
芳潔霜鐘敲月發萬家深省之初性海澄秋笑二瓠獨
醒之晚璇題霧暗歇側飛甍雪砌苔封淒涼老屋古寺
無錐卓地未免求人華亭有柱擎天何妨借力幻層軒
之翼翼襯重閣之渠渠蒼乾坤浩蕩之春聽幢樹從衡
之說

超果教寺展牆展岸造橋砌路榜

岸趾深移侵魚鳥忘情之地
墻腰縵繞拓象龍禦侮之
方雲垂野渡陰陰路透長安
蕩蕩何妨鑑水荐橋流水
不流弗用占烏省人好烏亦好
庶幾前人無不了公案
抑見超果皆可種福田檀度樂然吾事濟矣

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向來八十一院等華嚴八十一卷之文只今千百億人
受菩薩千百億身之託故址淪于八九後生習以尋常
晉宋而來典刑不墜一日必葺先資起廢之緣三椽是

圖未遂守成之計風雨飄搖既久塵埃湮沒居多耘它
五福之田作我萬間之庀井冽寒泉食似揚枝徧洒之
初珠從合浦還正舊物重收之後

神林寶雲誦蓮經會榜

結香火團圞之社是謂正修答乾坤浩蕩之春可容虛
度六萬言之花偈數百衆之鄉扮入三昧門昏一乘法
靈山未散如天台親見之時炎丘正然笑諸子爭馳之
際

中竺造佛殿榜

以大圓覺為伽藍豈有方隅建立將此深心奉塵刹可
無位次安排不湏實際理上提撕且就事相門中商略
坤寧見在佛會分祇樹之金天寧應化身未託祀茆之
地看他伎倆累我兒孫俟黃河三十年優曇未謝多彭
祖二百歲寶掌重來如南極現則主福昌效華封祝則
聖人壽

憲聖太后大行開散道場疏

贊列聖之休光虞嬪易老動曾孫之終慕周母難忘爰
啓梵筵上巖仙馭大行憲聖太后伏願藏海三千剎式
資汗漫之遊神山十二樓長燕逍遙之地

二南基王化之源丕承前懿五福叙彛倫之本克享天
全美鍾厥躬哀動率土大行憲聖太皇太后恭願大珠
欺月湛本體之精明飛佩凌空奉在天之睿哲

華亭超果幹田疏

開山打十方水雲易集負郭無二頃鐘鼓難停且看秧

馬追風不放泥牛入海合耦相助斯近古之可書一飽
忘饑繼自今而無媿犯人苗稼非我儕流結千年常住
之緣享五福康寧之報

靈隱翻蓋僧堂疏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閒却倘
有忻懽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裛君五
福造次顛沛必于是還我三椽

覺海鑄鐘疏

林浦在錢塘江上

收拾六州之缺盡入洪爐範圍十斛之規方成大器仰
而為鼎鳴則驚人作興禮樂于山林號令人天子夜旦
羣峯荅響不妨境與心空兩岸皆聞喚得潮隨月上

化閻美人冷淘供疏

明月團團鑿刀細縷素絲縱縱雪浪輕浮典刑見高槐
葉之詩功業擅溫淘君之傳開單萬指培他五福之基
飽爾百饑自我一餐之惠

建三門旦過浴室疏

薄暮投栖已有客舍并州之夢黎明徑去豈無鼇山雪
夜之人不惟妙觸宣明抑見此門廣大弗勞斤斧涅槃
三德圓常重振規橈契經六種成就

化煎笋疏

江漢春曉抽簪滿林簪管夕曛噴飯滿案歲晚屢形歌
詠春風又長雲仍直節虛心敢辭鼎鑊太虛有口也共
盤飧

靈鷲修造疏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抗衡
三三之雄冀復還兩晉之僭補苴罅漏首法堂翼兩廊
扶持顛危襟蓮峯帶雙磻便便惟謹爾誓將以就緒為
期憂憂其難哉豈敢言信緣而已

天竺靈山寺九品觀堂成修法華期懺疏

五欲翻濤過懷山襄陵之患諸子出戶免焦頭爛額之
虞欲問津於碧甃涼池先曲窳于炎丘火宅四生路滑蟻
何啻于循環九品觀成燕敢忘于賀屢借法華三昧之

力辨此身心看靈山一會之人無復枝葉

智鎧求僧疏

觸事無心弗從它覓明宗有偈不倩人題身欲等于象
龍盟敢寒于鷗鷺橫眸看梵宇荅未了之恩休露頂洒
松風見本來之面目

真如山門檀越二疏

倚門牆則麾之風生荷橐出思議之表也春透梅梢矧
脫穎之難藏緊敗羣之當去恭惟某心如古竈內史灰

然足謝黃塵將軍手污友古人于既往振末緒于將零
洗克棟汗牛之書草滯殼迷封之弊市驂騑之骨來千
里之權竒彈師子之筋斷衆弦之嘈雜

學到空宗謝歸墨歸揚之嘆民歌至化尊即心即佛之
聞至於白叟黃童盡在春風和氣恭惟某茶如語苦齋
豈非甘境與人佳蔭何妨倒無補而食前方丈吾不忍
乞墻之羞知權而度外直尋彼安知軼轍之騁尚堪布
地一笑如給孤園已辨趨隅再拜執弟子禮

印可堂住廣福山門諸山兩疏

珠豈知合浦之渾去而忘反璧安俟連城而重全亦何
難既虛載月之舟當順回淵之水恭惟某人落落蛻俗
兢兢履冰雖捐軀為法詎敢辭勞至踐青折萌未始少
忽振故山于將廢必然肯來為此道而扶顛何所不可
眷玄學葵傾之敬慰紫荷持橐之靈尚堪一行敢怠三

請

山門

因頓入圓江漢朝宗于海彈偏擊小丘陵不至于山續

半千間世之燈償百萬買隣之願恭惟某人惟一真實攝
諸律儀統有宗會有元辯說無礙進以禮退以義去留
適宜方欲事玄龜六藏豈謂中青銅萬選車谿正令全
提又見重新貧女短檠分照何妨遙夜

諸山

代延慶山門蓮社兩疏請奎梅峯

平生所得瓣香敢負南豐流俗無根別調俄從下里一
夔足矣衆楚咻之欲超絕于諸方草謬悠于雙稟某人
犀眸不瞬象胆奚為匪素定而不移抑貿遷而失據太

原乎上座笑雪峯畢竟鄉情清涼觀國師與荆谿向背
宗旨懸知口授莫若心傳殆將務勿勝而勝焉以俟弗
期然而然者

旋掃劫灰百堵皆作別開表刹一塵不生橫陳竝水樓臺
合致住山龍象某人戒檢鵠白心源砥平振雪曲于夜
弦換菱花于曉砌眷茲淨社咸我同盟授樓煩之詩景
英游于千載之下種濂溪之藕題芳字于一花之中賜

以惠然諒其勤止

右景迂強梅峯為
嗣子作疏開之

赤城山門檀越兩疏

戶外都無俗駕雲關赤城壺中別有春風京扁白玉雅
宜振起亦可棲遜恭惟某人飽五合陳醉三大部辛勤
十年讀自弦自歌淒涼一把茆且耕且戰幼則學矣長
而行之釋籤流傳盡得江山之助孫賦典麗式增泉石
之光偉茲兩奇伸此三請

祖師傳衣任豈不重侯國勸駕禮為最崇還它的的流
通副此區區推挽恭惟某人不佳學地欲闕性天魚忘

筌兔忘蹄得何所得劍在床詩在手鳴果誰鳴自冷出
由之雲何與點頭之石諸賢淵藪請為西晉社之游二
瓠浮沉願駕東海若之說

一卷忌疏

四明中微嗟欲斷之縷五世再振回既倒之瀾遂令糟
粕之餘即反醜黜之正洗空名相爰立師宗潛符雖應
于心弦絃投莫逃于已子如愚不肖實類難齊揮斤長
想于當時記劍敢忘于諱日式資後供允荅先期某人

伏願雙輪載馳行與願廣寸綫不滅人亡器存見未散
之靈山禮重開之古塔

代錢氏請超果主人山門檀越兩疏

太虛解講經源流袞袞信相徒思壽瓜峽綿綿湏善聽
于無情處永延于正命某人中青銅之選青衿影從檀
白雲之塲白衣首肯齋載歌于伐木藐六震于飛花尚
口數窮于心無媿容帆風送葉試參水檻之詩王孫夜
飯錢拈却法身邊事

先君子再振超果印實相之方丈室久虛繩床梓埃來
者起此廢弊之劇付茲流通之長恭惟某人樂在心傳
如適華胥氏之國攻于性具欲栽清泰土之花自二威
緘授之餘至諸老縱談之後悠悠半榻忍負初機落落
全提消歸自己孫又生子長開六勝地之門谷可為陵
無忘七聖財之益

智詮畫觀音求僧疏

幻白衣相欲圖白足之歸遇青眼人妄冀青銅之中到

此無非選佛蛻塵便是酬恩于一毫端普示圓通境界
仰叢霄上霈沾雨露恩光發槁枝春看大士面

刺血書經求僧疏

七軸玄文兩回刺血十年苦志一等關心不假修持是
真精進築芬陀利點發何難求壽多羅拈來便了

買屋疏

代人

木上座歇脚院小無可容之單孔方兄點頭隣高有可
買之屋庇士之心易廣告人之口難開翼瓦侵天既荷

包涵之量面牆隙地願承展拓之恩

法花寺建鐘樓藏殿

尼搵持塔工
雙蓮花開處

法花名字源流于玄學比丘尼塔石莓苔冠冕于清茗
阿練若別傳器重直指才難周雖有婦人焉魯豈無君
子者芳騰菌菴宏開百堵之宮舌粲芬陀密贊萬年之
慶即今隣刹疇曩附庸待扣蒲牢欠稜層一百尺欲栖
海藏分突凡千萬間借擣蒲一擲之零洗膚髮一毛之
靳有餘補不足登門如變化之魚益寡以裒多賀履待

歸來之燕

盧溪盧行者求僧疏

投剝草機國家舉子挂非臺鏡田野樵夫既為禪衲清
規又屬盧溪故事不如同姓扣諸父之門墻不如待時
趁九天之雨露

趙智才求僧疏

慕西印古竺乾去依空寂自東嘉古洙泗來覓伽黎囊
無半錢鉢有五級付諸身外奈此心初成佛還一闌提

人殊恩當報出家乃大丈夫事小知何堪承九天雨露
之餘赴一日風雲之會

雙峯捺田疏

門戶雁宕從雙峯來喉舌龍湫聽萬象說相傳既久閱
名流其幾何所收不多飯遊客者過半漲塗可捺綿力
奚為遂游舍衛城中借援善財童子自無心得還如因
象求珠便趁春畊莫遣泥牛入海

石佛金地寺塑佛并廊屋疏

定起時月滿回廊空聞梵放香銷處苔生古殿不見瞿
曇直湏土木經營然後丹鉛像設寺砌明如鏡何妨路
入塵中山房冷似冰小斝春生天上

大浮山建寺疏

蜃樓幻出岑樓初非實事石鼓夢符金鼓豈是虛聲如
靈山未散時發造物無盡藏驅龍蛇斬蓬蘞行且破荒
履巉巖披蒙茸何妨尋勝點頭便了插草當成殿閣參
差罔罔開大圓鏡風烟彈壓巍巍着小浮圖福我邦家

及爾黎庶

四祖建傳衣閣于中宮疏

濁港相逢得周氏處女之子深岩示寂載龍眠居士之
銘佩中印最上乘為震旦第四祖陰翊王度築萬善于
淮西直指人心揭單傳于天下子生孫又生子南陽鹽官
唐為帝者師今視昔後視今佛海拙菴宋致天子問拈
起話頭雖云記劍欲開重閣名曰傳衣兩朵翬飛一門
超出野僧如慙皮袋持盃入鄜母儀在率陀宮肯首領

話纖塵不立萬壽無疆

小江寺懺堂疏

寺近禹廟

小江輔竝惟天福古金園列刹相望似永和脩竹寺墜
緒嗟懺堂之廢扶顛非一木之支欲乾五濁濤瀾更息
三禪風火盡在是矣豈有他哉幻世塵勞者華嚴知佛
貴行宮香火觀河洛思禹功誰賞此音我作是說

師子吼寺修造疏

萬丞相
家邊

此寺最古曾聞師子嘯呻它刹弗如佇看象龍蹴踏昔

受靈山付囑今蒙大造鈞陶可無頌禱輪奐以承終抑
亦扶持顛危而振始叢林改觀武昌袞繡之鄉人物增
華願借旃幃之託

菩提寺砌撒骨池疏

漾漾涵空安用黃金作底方方栽碧却湏白玉為堤平
分一曲湖光闊着九蓮池水看我湘南塔樣指出分明
比他城外饅頭相去多少

城北寶嚴建佛殿疏

佛可師也邁先覺之天民人皆仰之媿後成之靈運嚴
事或虧輪奐淒涼忍吊摧頽喚回諸上善人共入普光
明殿豐逢大有歲歲宜秋旅進同人家家無事當此間
暇之際舉茲遺缺之文哀一錢至億千萬錢若初地至
四十一地郊關之外徹鐘梵于叢霄帷幄之中混車書

于四海

步帥司
在側

韓菴顯侍者刺血書法華楞嚴華嚴諸經幹綠盧

舍那佛并龕座疏

選盡衆生幻舍那十花之相
憑乾十指書華嚴諸部之
文非外馳求是真精進
幽盛百軸血滴滴苦口
丁寧光透一龕月
瞳瞳明毫宛轉

慧光菴慧明求僧疏

五十求僧魯叟絕韋之始
八旬行脚渭濱入夢之初
事豈嫌遲時安可失心空
一舉便如登第之人身貴
兩全即是承恩之地

馬要寺建浴院疏

澡身浴惠始聽滄浪之歌就室更衣要湏盤礴之地土
木之事必作苔雪之清可料取材于山務選掄于梁棟
畫宮于堵盡工巧于準繩豈惟沾沐恩波亦乃栖遲仁
宅舞雩聲裡詠歸三月和風無垢人前着得一杓惡水

勸請明因全維那住傳法疏

黃岩
尼寺

淵靜無滓珠明直透沙渾爐深欲冰豆爆弗知灰冷借
諸天一臂之力雨四種錯花之香法固如斯衣傳罔既
某人一駒應識萬馬皆瘖衆目斯張六宗俱墮要打劉

鐵磨孰知流水之音只見漚麻池甘屈黃金之膝離倫
絕類轉位回機明月落誰家待尋盟于此道涼風起天
末如致爽于西山

圓老骨歸澱山塔疏

到處死到處理聊復爾耳或在彼或在此亦豈徒然化
緣易盡于劍津熟處難忘于湖上欲問三姑傲地作小
浮圖却教諸子施工于大檀施

夏港龍祠疏

菩薩龍依佛而住獨砥橫波清河公御風而行一帆到
岸遂輟襄陽之俸來興梵釋之居尚餘龍祠未愜公意
揭虔弗稱坐視何堪敢辭載馳載驅行頌美輪美奐濤
瀾帖帖錫多惠于舟航土木區區集成功于檀度

修慈受開山塔疏

詔頒三命開壯觀之叢林葬僅百年嘆摧頽之塔戶感
行嗟于道路忍坐視而盤飧只有求人別無出着起雲
門一夔足矣孰不知歸擬寒山千偈琅然法當嚴事自

怜赤手誰豁青眸欲光奮于前修冀復還于舊貫

老壽庵湯妙應求僧疏

庵標老壽借慧日之大名姓嗣湯休誦碧雲之新句以
二師為準的仰百世愈芬芳要先雨露旁沾然後衣盂
密付一燈續晝發明本地風光五福開田回施當家檀
度

長興元保光砌路疏

道非牆外何須泣歧車出門前便應合轍此外別無敬

反是它自作躑難方將行險之時已昧扶顛之步磨稜
合縫經營確實工夫以石代甃成就平生履踐

南高峰修塔疏

江分東浙仰西浙之光華塔在南高俯北高之培塿尺
五去叢霄之上百尋居壽域之中若非梵釋莊嚴何以
人天交接自晉東土逮宋行都奉古德涅槃後身作長
安几案間物人人瞻仰增修未有梯媒面面飄零坐視
可無慚愧倘記靈山容付遂依輦刹中興集事弗難合

尖便了待肅宗皇帝請師塔樣留與人看如善財童子
發足機緣即成佛去

祈晴疏

八家力田田則既粒六府重穀穀惟其艱潦欲淨而雨
霑秋已高而天怒倘賜宥過敢忘祈哀伏願轉凶為豐
退狂瀾于三舍斂陰而霽升晴日于叢霄式資洪休允
賴終惠

梵天建藏殿并藏疏

半字滿字筌蹄三部之文美與美輪頌禱萬年之壽殿
有憐憫之德藏開容攝之功樞運轉而莫窮經流通而
無盡大福田于斯為盛無盡燈舍此何之根大部宗本
自龍宮嗅得修多羅教爰從任灌知歸悟海眼于靈岩
一期破讀證法華于南嶽三昧見前橫迷津洲豎濁世
眼誰非施者自辨肯心梵天華觀何許飛來竺土貫花
是中拈出

如意院幹塗田疏

泥牛入海瘠田有力誰耕秧馬絡頭熟稼無風自下欲
嗣鼓鐘之響盡充庖廩之虛孰非可白之人自笑不黔
之突文深蘭若舊無市產之章水淺蓬萊新有捺塗之
利藉資糧而加行成定慧以謀身退海若三舍之餘借
善財一臂之力厥土燥剛之日八福開田黃雲穰稔之
秋十方同會

虎丘重修池上施食亭疏

冷浸雲根寒碧劍湧龍光煖浮樹杪晴融亭垂虹影巖

嗽橫開有地輓轡自轉無聲老屋凌虛脩梁架險損七
財之餘力我欲扶顛開八福之良田君其種德

德清集雲建西方殿疏

大後精廬喜瑞雲之再集光中化佛思古殿之重新缺
文欲奮前修成事須乘樂歲觀無量壽度有緣人非惟
徑路之求攝心以境是謂不言之化與物為春一博一
覽皆願力中來美奐美輪豈福田外覓溪浮紅藕酣酣
九品之花路入青雲步步四檀之報

天台螺溪再造疏

十五州之地小錢寺惟崇三千歲而河清螺溪再振挈
頽綱于台嶺會新學于狼烟懋孫枝于天竺四明狂瀾
既倒傾祖室于震風凌雨一木難支賴惻隱之片言試
權輿于百廢美輪奐美奐皆從願力中來同德同心何必
宗徒外覓

楞嚴院念佛會疏

佛名無量壽初度將臨人生有限身末梢何託必欲脫

屣五濁當先題名九花式東林入社之芳塵為西土問
津之捷徑半日間休云易得便合歸來千年調却是難
為莫教蹉過

楞嚴幹長堂疏

擬辨長堂輒陳短䟽上却無別語堂中儘有同衣須
是寒灰槁木道者無心管取華屋朱門諸天打供清磬
是非外數聲又送斜陽生涯鉢盂中一飯不憂明日

蘭溪密山寺建佛殿浴室翻蓋廊宇疏

寺虧殿宇網未提網殿欠佛天衿猶缺領欲頌它時輪
真試看今日權與無心便脫根塵拊令反顏有酒先澆
柱石囑使毋傾紫金山一一橫陳白銀闕巍巍化出雙
鷗棟脊乘時直亘層雲千輻輪文指日重光偉迹

憲聖香火寺修造于中殿疏

憲聖在天之靈福康後聖天台傳心之教光贊上天顏
香火之蕭條避簷楹之歇側玄穹后土隨覆載以為春
凌雨震風惟悒悒之可託

新涇淨土寺修造疏

新涇淨土開天台教觀之坊舊日矣丘幻水鳥樹林之地既擅此方之勝又居列刹之先闕見室家牆虧數仞入見宗廟戶久重闕屋老欲支湖堙將浚然後樂所求之道身貧道不貧却來瞻爰止之烏人好烏亦好

白蓮寺建千佛羅漢閣疏

白牛

大比丘僧一片瓦皆成佛事芬陀利寺千花臺雅稱樓居未見勝光明幢已住大莊嚴藏周遭闌楯透徹根源

倘知是中無地高卧元龍須信向上有詩不題黃鶴方
廣馴玄虎莫非阿羅漢神通華亭近白牛盡是王老師
檀越

南高峯建五通殿疏

篤實輝光之德聰明正直之神欲大顯于南高暫小休
于北塔可無環堵雖百堵未足為多只有五通那一通
何曾欠少

華亭南禪展三門藏殿鐘閣疏

展拓三門寬着廣庭明月接連兩廡平吞大廈清風東
開貝葉之輪西架蒲牢之閣舉行衆役式賴四檀福皆
可種之田心等無偏之施鶴鄉蕃衍佇觀華表之歸雁
塔標題追復慈恩之盛

請寶幢維那疏

雜花繁于圓覺義在約觀圭峯默契清涼印叨真似試
筌蹄于諸部歸索籥于斯文恭惟某人千偈濤瀾未酬
初志十年燈火擬榮新功八十卷一嗅無遺未盡善也

百十城徧參便了反太速乎屬茲緣遇風雲政爾果薌
霜露圓融行布發明言外之文講貫流通仰贊域中之
大

開元改三門為殿并塑佛䟽

佛者覺也蓋開先覺之權天何言哉當示不言之化幻
跏趺千幅相如光明七金山即自舊之門可無餘地揭
維新之榜別有奇觀風動銀鐺聲沈萬籟春生枯朽歡
沸層城分輝月滿千江據令草深一丈浮圖插筆清茗

寫盡陰晴梵放薄雲大施增成富貴

建康天寧脩佛殿疏

佛者覺也出乎其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殿宇有嚴人境無別古殿欲壓此心敢安湏大力量大富貴來振顛危則小招提小比丘均蒙休庇霧沈半壘盍觀用晦之時潮打空城試聽翻瀾之辯

四安梵慧院普賢閣疏

開白銀界莫非功德莊嚴截紅塵區盡是旃檀樓閣菩

薩分身之地信心種福之田須輪囷稍日之材飛突兀
切雲之觀欲識普賢住處何必它求試看童子來時端
從此入

廣教水旱後化齋糧并修造疏

相國師斷際備無求斷際之徒祖師推六宗來不拒六
宗之黨石混俱焚之玉沙藏未汰之金惟反已而怒人
聊抗塵而走俗損餘補不足蓋惻隱之常心持危扶其
顛在秉彜之懿德領言前意須箇中人歌有道之朝廷

九年水七年旱笑不靈之佛法二生受三生究試聽八十歲老僧之言來下百千劫信根之種

淨慈請明晦翁山門諸山兩疏

鼎湖龍去追嚴敢怠于黃昏印土花開分布已周于華夏須空王入室之子奉先帝在天之靈恭惟新命某人轉位回機別行一路息陰休影不羨羣飛弗打諸方葛藤是謂邁往自有一種風度孰非蛻塵九河翻四辯之淵一髮引千鈞之寄蓋觀反擲毋藏奮迅之威所向無前

更試崢嶸之步

禪教並作魚鳶自樂天淵劍佩相譏肝胆徒分楚越小

低高韻以慰同盟恭惟某人志在聯燈

明集聯燈三十卷

氣吞

列祖語無遺恨知我罪我惟春秋道不虛行以指喻指
齊天地鈴鉦妙密鐘鼓鏗鉤老圃澹秋容更持晚節鄰
燭分餘照矧望強宗試眼親手辨之機免唇亡齒寒之
歎

臨平佛日請度老疏

啟門著書曾千萬，乘提藍撼盞已落諸方。翻身巨闢重
關，拭目橫飛一鷲，恭惟某人了行脚債，是到家人披龍
藏而徧探過屠門，而大嚼水遠臨平有路，舟橫野渡無
人。紅藕香中數聲柔櫓，蒼茫外碧雲句裡一箇閒人。天
地間，凡馬羣空法輪三轉。

矮道智辯砌路疏

道者少機關，得路塞路矮人多。計較要平不平，辨心自
我笑談間。得力在他行履處，磨稜合縫踏。着便解通方

就下平高蹉過休言不道

行者求僧疏

教必尊僧乃佛祖所自出人能弘道非將相所獨為將探道之根源豈竊僧之形服望禮部牒如蟾枝入手之榮揮長者金過驪領得珠之喜

開散楞嚴會疏

具足圓覺住持圓覺金屑猶存示等虛空證得虛空蠟人何與那伽在定佛頂旁宣衆口同音諸天聳聽伏願

六殊勝地展升平磅礴之基一闡提人同盛大光明之
選

三月安居圓覺伽藍具足一音宣演普門風月平分當
盡反于聞聞豈獨忘于見見伏願光明佛頂燭蔽天寂
勝之幢久遠僧祇懋磐石無疆之祚

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粧並首賢疏

高宗
曾到

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縷金間碧獨普賢不受塗
糊深藏此段光明曲為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

瓶瀉之機滿月無塵壯億萬歲龍游之地

巖少瞻住其兄杜仲喬菴疏

伯氏吹瑱仲氏吹荒靜聞逸響揚氏為我墨氏兼愛橫
制頽瀾把茆寄罔極之思一枝託勸飛之翼恭惟某人
曾分半座略露一斑將軍狀虎而不侯聲名益振諸子
索車而出戶童穉何知遲遲去父母之邦落落掃箕裘
之業平生嫌佛不做袖手藏鋒行止非人所能隨機應

變

五峯請愿毒果疏

鳳兮德之衰嗟光明幢之將仆虎哉角而翼知霹靂手
之難藏無心借重于王公據令折衝于佛祖恭惟某人
金雞識粟鐵舌翻瀾尋臭味于芝蘭略玄黃于騏驎深
涵厚養半生有口慵開捷出橫飛一笑與時俱奮拔乎
其萃鳴則驚人試尋海上英靈來看關西雋傑

一老住紫籜院疏

高卧白雲花雨從渠狼藉不題黃葉姓名何自知聞雖

蟠縱壑之鱗孰掩騰芳之麝恭惟某人三池養駿如渥
注千里駒四辯翻瀾是曹源一滴水方其學也譬如農
夫是穠足蒙語其證也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白岩十載
鴻祐三年親曾小試冀北一空青銅萬選竚看全提密
贊弦歌斬新鐘鼓

川行者求僧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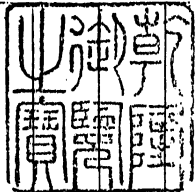
不耕不桑所難出畊桑之右忘寢忘食所急在寢食之
先誓委質于六和敢負恩于四重是真法器可無位次

安排雖百伽黎亦有龍天辨集

請慧愚極住華亭北禪疏

奪得驪珠光照夜不枉登靈鷲一峯自有鸞膠續斷絃
試聽取華亭一曲當仁不讓快便罕逢恭惟新命某人
教外別傳機先三應經歸藏禪歸海向來已屬平章翼
有鳳足有麟到此豈容隱晦太守從公決擇大衆咸願
諦觀由西溪而來三級浪高魚尾俊向北禪而去九霄
雲靜鶴程遙設最險闕談無義語要于火冷灰寒處喚

醒馬者更待風定月明時
招回船子



北磻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磧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磻集卷九

育玉席煖簾疏

宋 釋居簡 撰

零亂收來全身入草見成拈出八面當風休論做處工
夫領取卷時消息玉樓起粟春歸雲會堂中金鑲開關
誰在夜明簾外

宣石橋開雪豆語疏

龍藏不能容攝是謂重玄乳峯曾未流通斯為缺典禪
士本儒林之秀副墨乃洛誦之孫文采難藏印板打就
佛迹山幹田疏

挿草建精廬徒襲瞿曇氏之迹開田說大義抑觀先百
丈之心丘園隨分經營道德敢忘耕獵異苗翻茂因中
果惟我能知別甑炊香飴裡沙知誰咬着

修兄淮南持盃疏

諸方曲木床邊葛藤弗少箇裏死柴頭上火種無多且

續光明不須狼藉等心分衛何妨直入長淮卒歲忘憂
佇看香炊別甑

臨海尼如奉求僧䟽

覺無象
族人

毗耶室內橫機在家菩薩娑竭宮中奮辯學佛威儀是
真出家決定成佛四十年此心如鍊猶在半途剎那間
一竇成功不妨全節

化席簾䟽

本自玲瓏却作無邊障礙放教周匝打開自己光明雖

然枯木霜花自是春風和氣機機相付還它日用工夫
面面皆同要見歲寒門戶

宇文樞密精嚴請涓公疏

肅愍公跨虹霓去衣鉢親傳稜道者從象骨來典刑不
墜義膽忠肝輝天鑑地深禪密行續燭聯芳委寄得人
承當無媿恭惟某人淮山夢斷又移茅舍入深居笠澤
春歸只有湖水無行路松瘦鶴立雲踈月寒霹靂手藏
袖間軒昂氣蟠胸次丹衷貫日結皇天后土之知表剝

摩霄付孝子順孫之託

鍊牛住霧隱疏三首

石橋住淨
慈同法嗣

道北道南自是同工異曲難兄難弟孰非跨竈衝樓四
蜀兩翁一門雙駿恭惟某人建瓴不竭側管徒闕如雲
無心等一身於土木尊法有體重九鼎于山林長蘆起
劫灰之前小朵在屋簷之下袖中有東海豈錦衣不榮
故鄉屋裡販揚州携紙被便歸方丈

時在本寺西
堂右山門

見謝公不住大瀉神交方外識荆州不願萬戶道契環

中判將車子橫推不碍襪頭番着恭惟某人忘懷于衆
無媿於心要湫除臨濟一宗風清下載未拈著正因二
字草沒前除如當來彌勒下生時有不待周文而興者
豈無它人不同姓以俟來歸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

已蹉過

石州府

弗會佛法得黃梅衣益求之與抑與之與指陰涼樹為
黃檗兒孫不為也非不能也要明宗于度外須領話于
機先恭惟某人不重已靈匪從人得一千五百善知識

邪法難扶四七二三諸祖師死灰欲焰近龍床角踞鷲
峯頭八千歲以為春嵩呼祝帝九萬風斯在下鷗化為

鵬

真相火後建法堂䟽

禮兄
受業

甲乙傳家砌草深逾一丈丙丁失職却燒幾至三禪豈
遂無雨花新好之吹尚堪聽瓦礫從衡之說白雲為蓋
可無位次安排頑石點頭自有虛空證據控此情于大
施依舊經營揮老淚于遺墟斬新建立

化菜疏

栽培不得到海方知撈捩將來望洋而嘆萬錢無下筋
處八珍有絕交書入五緞孟同一鹽味春浮波面夜潮
載月明歸驗在舌頭午盃隨香積去

百官渡惟一建藏殿疏

毘盧藏海面面莊嚴大士家風人人具足枕回廊之寂
寂開厦屋之渠渠展茲壯圖補此闕典舜井作推輪之
響舜井在寺首井中
聲如雷半年餘已有先徵夫郎詠伐木之詩式觀

後効

講合疏僧疏

藏海莊嚴染指莫非圓頓法源浩渺濫觴終至滄溟以
心為宗回頭是岸恭惟某因標見月得兔忘蹄三大部
談笑無遺何濡滯也百十城刹那便了反太速乎眷此
顏綱煩公老手文字語言之外盡力提持難疑答問之間
全機獨脫

義烏縣東江接待疏

陳道姑賣
田創建

無休歇地寧免奔馳賣藥石田以創接待從它下榻
睡解腰共飯然後擔簦取友負笈尋師大厦終成便是
營巢之燕一餐必報何殊反哺之烏

離相請光老疏

舍妻子
入道

錯自南來悔鑄六州之鍬又隨流去洗空萬馬之羣不
甘涇渭同流何苦草木俱腐某機迅飛電身如槁株笑
領言前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陸沈衆底有朋來遠方
不亦樂乎一念萬年全身半偈力追逸駕又移茆舍深

居自撥寒灰暫向人間借路

蒙養正建僧堂疏

梓人畫堵巍然相道之尊
朽者操鋸徒爾揚朱之善
願施宏大以振摧頽
須知百念灰時不守
三條椽下盤根錯節
咸歸剪伐之餘
凌雨震風盡在帡幪之內

臺州請宣老住瑞巖疏

惺惺人去萬牛回首難追
莫莫機橫千偈翻瀾未已
儀刑龍象眼目人天恭惟
某二仲名高百念灰冷捧
紫泥

而去方快橫翔眷赤城而歸尤知靜勝為法來當酬居
士買山住應笑支公看明月憶我眉毋復詠謫仙之句
下喬木入幽谷不妨歌伐木之詩

黃巖慶善修塔頂疏

再經回祿萬牛難挽如山獨御蜚廉五鹿易摧其角三
百尺規撫之壯八百年輪奐之虧遠目未瞻寸心先折
八觚著地是中發多寶光明一舉沖天向上寫四檀名
氏

錢昭文直香火道人求僧疏

現童女身聽宰官身說法居環堵室來方丈室飛花欲
為白足之歸未就青銅之選雲霄有路穩騎鶴上揚州
雨露無私亟看魚翻禹浪

諸暨牌頭建藏幹田接待疏

八面玲瓏不動中間樹子三乘半滿撥開向上機關發
明自己霽光來吃家田米鉢立錫無地運斤成風儘教
聖凡雲水倒卧橫眠坐着龍天鬼神左出右沒

謝孔目舍緣作道士疏

刀不利筆不銛弗與蕭曹異道突不黔席不煖未應孔
墨殊途欲託黃冠以干青眼蛻九衢之塵土已覺灰心
真一粒之刀圭重看換骨

慧峰建僧堂疏

坐對聖僧折足牀無安著處卧看水牯支頭石有轉移
時莫言一宿桑間不似三條椽下選佛青銅萬个驗在
堂中賞音青眼雙明春生筆下

湧金門外砌路疏

樓吞山翠賦疎影於橫斜路逸墻陰詠甘棠于蔽芾積
雨秋淫潢潦康莊日困輪蹄平高就下可以扶顛厯塊
過都咸資履坦等心持地布髮掩泥此段難能誰人笑
領前者呼後者應時行時止於王畿朝而往暮而歸無
黨無偏於周道

下竺智仁求僧疏

拙直較遲禮部牒不期而至踈跼務速福田衣得亦奚

為與其僥倖圖成爭似艱難耐久我作是說殊非誑嚇
閻閻汝勿他求直下相逢特達

炭頭疏

燒楫拙柴單丁何媿無賓主話萬象同參欲知槁木春
回試待寒灰豆爆出爐黃獨旋收冷涕垂頤炙手朱門
一任諸人進步

請梅屏疏

姓名住持問此心有媿無媿口耳授受揣自己曾明未

明直饒六反軒騰更俟四花紛委阿師領話老子忘言
恭惟某人水可投針囊非藏穎不立文字孔方兄有絕
交書深入山林張乖厓要掀鼻木是真精進豈錯承當
水國秋高難駐橫空虎錫海山雲靜來登踞地貌床少
慰同盟全提正令

蘄州東禪幹鐘樓疏

禮獨山出世
時求此二疏

高著簷楹為我橫陳翼蘆重開闌楯從它平接風烟試
從複道危層直眺岑樓高處客愁千緒斷魂白叟洪撞

何許一聲開眼黃梁未熟

蘄州東禪幹僧堂疏

東禪乃盧祖傳衣之地墜腰石尚在此

觀水觀山一飮之恩易報聽風聽雨三椽之地難圖終
看凡馬空羣始對聖僧無媿丁寧北秀自今莫惹塵埃
問訊木平誰道不勞斤斧

西菩造五鳳樓挂鐘於西偏建藏于其下疏

辨才
參寥

受業

寺

自昔山川已屬兩公彈壓只今樓觀要看五鳳翱翔幻

成京樣規撫收復潛川氣象嵐昏翠掃烟斂霏開下容
龍藏橫陳上有華鯨待扣俗子標于門外倚則麾之何
人合住其中與之進也

城東楊相橋再造并修五里塘仁和縣尉為首求

疏

橋名楊相扣子產濟人之心事屬梅仙試相如題柱之
手春至甘棠夾道秋來潢潦無根咫尺長安淹回半路
欲展扶顛之力平步青雲要知架險之功橫陳砥柱

南翔遠老幹麥豆莊疏

南山苴稀又見歸田之作崆峒麥熟難忘憂國之心勿
從有麵處提撕須向未芽時薦取一酈不受二者何先
斷大千維摩詰神通還它願力盡大地王老師檀越歸
我福田自在發生徒勞助長

淨土移寺造觀堂疏

避溺于一溪雲外遷後盤庚求友于九品蓮中夢超清
泰顧劫波之可畏舍樂國以焉歸作而象之誓將去矣

惟心攝境就絕墨之權輿聞性見前聽樹林之宣演

智盧求僧見李知省疏

人惟求舊水必朝宗豈遂忘選僧未了之羞亦自負嫌
佛不為之勇龍門無宿客懸知速化何難驪頷有玄珠
勿謂弗求而得

開身講疏

師者人之模範厥任非輕學者世之津梁所繫至重德
先務學吾豈無師某人蠢簡潛心十年燈火白蘋滿櫂

幾度風烟直須六萬餘言隻字三嚙然後五千餘卷殊
途同歸會看名相俱忘始信虛空解講南薰入奏無絃
不是無聲上士見幾為法元非為座

普光教院山門檀越兩疏

杜氏
香火

芳池生葑笑陶靖節顰眉別甌吹香聽支離疏擲臂佛
法元非竒貨金湯可是虛文與君大方同歸為我一絮
而已恭惟某人擅跨窳衝樓之雋掃同經異傳之譏欲
解背時之嘲一窮自判弗瘳稽古之癖此樂渠央蒲蔽

新功筌蹄舊學如虎不用則鼠凡馬皆空入戶闐其無人先師猶在

射虎秋深飲羽方知是石囊螢夜老披沙盡汰非金破
讀從它全提自我恭惟某人驚鳥之鷲大章者變曩事
先師一仲父二仲父今皆北面猶昔人非昔人直饒良
遂總知正是玄沙未徹城南諸杜被尺五昭回之光天
下三支奮九萬控搏之舉

代人持盃買屋疏

地上錢流方掩鼻過崔烈句中眼活盍沽酒飲陶潛敢
辭辛勤三十年有此廬安得突兀千萬間見此屋寸金
寸土西子西湖各開竝水樓臺誰念滿城風雨一枝足
矣歌歸來出無車數竹蕭然賦可使食無肉

梨洲化主疏

諸方羅籠得住肯上梨洲一盤苜蓿無餘更分香積倘
可儀刑七佛何妨教化衆生與其令逐客于陪堂錢則
吾豈敢曷若登壘斷而罔市利于汝安乎我固丹心誰

開青眼

日者陳氏命子作道士疏

入王屋山無錢粥牒隱成都市信口談天顧豐財有道
拙不如人雖異傳同經猶懷舐犢相逢求售直欲圖成
老子五千言誓忘筌於紙上令威一千歲期化鶴於遼
東識破話頭何妨注脚

諸山為李臨海昌宗保安眼疾於千眼大悲殿疏
禱爾神祇感通久矣為民父母休戚以之惟杲日之行

空掃昏花之無蒂借千眼司明之助罄乃先心策三年
治劇之勞俾其終惠伏願金篦刮膜增罔罔於雙瞳蓮
掌舒光副拳拳之輿頌

黃檠湛愛堂造房舍疏

大雄

黃檠歸來滿船載月青山不改半榻眠雲玉川破屋難
丈金地高風欲喪桑榆遲暮風雨飄搖古人之戒三宿
無留君子之居一日必葺真箇蕭條四壁未免求人假
饒突兀萬間莫非報德

大雄寺白龍殿幹直廊疏

去年旱魃膠斷港之舟航傍寺蜿蜒霈隨車之雨澤涸
轍見重甍之喜槁苗起九死之餘吏答恩私遺像有嚴
于輪奐神非尸素妥靈無媿于陰晴欠回廊三十間盤
飛磴一千尺密雲不雨既孚京尹之求三日為霖敢後
傅岩之助

杜寺普光幹柴蕩疏

足食足兵京兆曾稱武庫無柴無水家風渾似踈山鼓

鐘自可忘憂樵采猶當軫慮欲栽葑草直從白鳥明邊
不礙釣船橫截碧蘆深處豈獨烹飪以奉祭祀亦可樊
圃以代垣墻何患日生便為歲計

造鐘樓䟽

昂老
請作

振此洪撞百尺橫陳壯麗舉斯重寄數尋直上青冥不
曰才難孰云器小閭浮以聲為佛事必有因緣斧斤以
時入山林可無梁棟財當配法福自開基

普照寺修西方閣展殿軒䟽

寶閣橫陳樂哉如佛淨土劫灰屢掃歸然如魯靈光支
大厦之將頽湏真才之起廢爰諏匠石以扣檀門自四
十八萬至四十八錢滿法藏比丘之本願由千百億化
接千百億衆式雁門伯仲之芳塵要見異時花內標題
便是今日䟽中名氏

超果無礙浴院幹前軒䟽

無碍浴院前榮未舉脩梁叵量福基後効須還大施要
爾同起濁土為渠辦取涼池尺土寸金千金易得一湯

二水滴水難消雖無位次安排只貴寒溫得所成佛子
住行看妙觸宣明舞雩詠歸不在春風洙泗

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疏

末流所至濁涇清渭何當分齊人所知管仲晏子而已
矣渠方合耦而助吾欲同途殊歸有可平章毋忘推挽
恭惟某淨覺梅花樹下十載掩關永和修竹寺邊一枝
容膝自打諸天交道儘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
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步到家來問華亭船子

相羣炙手陸梁井底奚為何補承家醉飽墻間未已自
守臺衡計拙放教燕雀風高真箇流通何妨冷落恭惟
某寸田可稼丈室曾開負循循善誘之宜扣止止不譚
之要柯橋水逆笑射羿之逢蒙谷水秋深豈鳩人之叔
子買山且置擇地徒勞判一生硬兩腳根跨諸方出幾
頭地

延慶觀堂翻葢疏

直明生死欲空冀北之羣橫絕娑婆大勝終南之逕惟

此觀堂之設示人淨土之津一花題名五濁離垢矧劫
火洞然而不壞恐梅霖霑靈而難支滲漏不除幘幪何
託鴛鴦翼翼可無望於同盟之人荷芡酣酣結有緣于
未歸之客

陳寺修圓通閣疏

處處普門迷隔弱水三萬里巍巍重閣何必崑臺十二
層是雖土木之成寧免陰霾之蠢蠢須再振成則中興
豈敢擅千金獨創之榮要當致萬福攸同之助三熏海

木式嚴檀施之家百轉宮鶯同入圓通之境

淨慈冬節疏

兜率荔枝中老素三種毒瀉昌橘子欠韋郎一夜霜驗
人只這些兒笑我知它幾許冬年解結自非舍富從貧
南北東西誰解生心受施

智門能老開堂疏

表海大邦杳杳蓬瀛有路住山本色明明刀斧無痕陽
春不是無聲霽月豈曾諧俗恭惟某人名晞盧老墨盆

毳衲猶存脚踏智門荷葉蓮花便用先師意旨未夢見
在諸佛法印可得聞乎試露鋒銚要知源委嵩呼祝帝
八千歲以為春鵬舉摩天九萬里斯在下

昭慶淨土池疏

載笙歌去門喧北宥之船聽樹林談花託西池之藕斷
尋常之擾擾開丈六之巍巍即俗明真事則有成有立
惟心自性人皆無欠無餘欲謝炎丘必尋涼麓由初願
至四十八願佛不虛言捐一錢至百千萬錢君其樂施

妙湛月岩中開堂疏

向來擊小彈偏揭單傳第一義譬夫尊王賤伯尚六藝
黜百家永懷先物之難要見續弦之斷恭惟某人諸天
響合羣衲影從明明百草頭邊會其有極落落九淵之
下亦與之俱學妙屠龍機深陷虎偶虛蕙帳不須賦北
山移休打葛藤佇看行摩詰令

寄居疏

太虛無口誰翻四辯之瀾頑石何心自領重玄之旨至

若墻壁瓦礫洞然見聞覺知凡我簪纓式此龍象恭惟
某人家有哲匠心真正傳會於聞處知歸肯向說中取
辦務到不疑方酬半偈雖曾小試未稱全提雷欲驚春
潮仍吼月非男女等相不須問境中人碎佛祖玄闕便
豁開頂門眼

碧雲建藏疏

達摩耶藏要者八面玲瓏娑竭龍宮未見層簷峭峙事
竟成于有志珠固得於無心坐令海嶽旋時盡在機輪

活處日暮碧雲合
鉏雲耨種德之田
雨來修竹鳴題竹
俟登龍之客

正海爭徽廟道場不應作貢院
遭別駕之暴使求僧以償其勞

奉先帝在天之靈
仗節死義惟空王入室之子
荷法忘身珠中業影分明
柱後惠文寬大燭不勝月
嗟盆覆而不遭魚漏吞舟
雖網踈而弗漏甚矣
割支之慘徒斬春風懷哉
圓頂之逢霈沾德澤

心老住道場疏

叢林止黃葉之啼一變有托廊廟中青錢之選十目無
私泥登埏埴之盤翼駕扶搖之御重增九鼎喜拊三山
恭惟某從道場來成佛子住象鼓聲前不死塗毒休搗
泥洹震徹無聞知音猶在盡掃百廢方屬半提瞥轉一
機何妨金壁西湖乘興有如雪堂居士留石塔師北磬
揮毫大似太原上座勘石門句

淨覺法師齋忌疏

淨覺與其師四明法智辨論不合遂歸天竺慈
雲讖主後人目之曰山外宗

異傳同經等述一王之法家雞野鷲咸歸八法之書雖
統有宗會有元始可流通必青於藍寒于水方堪付託
受斤有質投針不疑毫釐少差腹背大敵金石玄中逸
響筌蹄紙上陳言脫穎難藏當仁不遜智齊范攄則師減
半德技經肯綮則目無金牛仰事激揚俯從振厲以咒以
詛敢辭既出斯門載馳驅未知鹿死誰手具位伏願山

無外界勝幡樹十丈之紅水有四淵孤擢反九池之碧

下竺修造疏

殿古雲深一會靈山面勢閣蜚天迥九花芳沼為隣此
外皆椽差栝脫之餘於是乎雨震風凌之甚礎難勝任
未聞澆柱之箴梁昧持危有待架虹之手行將壓矣坐
眠惄然思初建不曰惟艱顧因循尚安敢肆三檀應無
住相兩礪不盡恩波矧王舍城乃古佛國春風著力齊
吹入此門來梵剎重新何莫由斯道也

拜郊臺天真院移普賢塑佛疏

玉象回顧在法界中古殿重脩出人意表鮮明如爛銀
闕象設如七金山江月洗空不見塵翳之蹟樓鐘遮響
時聞梵放之聲城南尺五雲霄花藏三千幢刹大功德
海大富貴人只有皈依更無擬議生心受施敢貽居士
之譏住相生天莫負如來之記

小白花橋疏

雄跨中流玉局老仙曾度大書魏柱綉衣使者重來陋

卷九
漆洧之乘輿快雲霄之得路比石如櫛擬芻屨銀浦之
高寒飛梁繞雲為儀鳳甘棠之伯仲此費實重小才罔
功振百年皇祐之規撫增一曲蘋洲之壯麗看卧波之
峭峙未雲何龍若遵路之坦夷其直如矢

請亨老住報恩疏

睡虎眼開聽它搏噬孤鸞影動還自回旋是誠彰教兒
孫孰掩丹山文采某冠冕萬指筌蹄百非等將淵奧根
源付與緒餘土苴有口挂壁早嫌葛藤無心出山已成

途轍來作鄺中佛事式慰同盟撥開度外塵機掃空邪
說

婁公瀆中興接待疏

古婁公瀆舊化城基藏雖八面玲瓏缺殘衆相地乃千
年常住緣募三檀畢命為期亟圖接續餘生未泯便欲
圓成祇陀太子開給孤獨園劫劫為前佛後佛舍妙眼
善女虔修破損像世世生天王人王家試聽八九十老僧
之言必享百二十長年之壽

常熟道友焙經得舍利無數榜

蠹不在魚在執紙上語者焙非待火待忘言外詮時本
自清涼何曾熟惱珠回玉轉單睽複貫無遺霧濕嵐昏
一暴十寒殊甚歸諸藏藏白不能說藏諸身身在則有
餘第二義門恢五福聚佛法不怕爛却死灰不復然乎
弗於鼻觀上聞經安能火焰裏說法牆壁有耳分明於
此知歸舍利無根畢竟從何流出

烏青鎮廣福火後修造榜

炎炎三毒競起無明落落千間遂成烏有可惜千年常
住適遭兩木相因罅壯罅明不激不發厄會驚喧兩鎮
劫燒幾至三禪玉石俱焚鬼神弗赦掃殘瓦礫重布準
繩豈憚辛慙有此廬行看突兀見此屋工師得大木莫
非佛刹重光太子布黃金便是法輪再轉

長安明兄修造榜

逃虛空時倏喜足音之響過長安市遙知日馭之高弗
超火宅炎丘誰識涼池芳甃殿古將仆閣今欲蜚懷哉

一木難支偶爾四緣俱順幻出九花幢剎宏開百尺簷
楹複道行空落日懸鼓佛無高下莊嚴萬德皆同土有
西南淨穢兩途相遠長玩壺中日月盡收劫外風烟更
上一層不移寸步高閣大第毋求住相生天林樹水禽
等是無情說法

南翔修造化糧榜

鶴南翔去幾時華表重還錫北飛來指日祇園側布寺
占蕭梁之地浦停博望之槎風嫺經幢蓮開品觀六萬

字誦芬陀偈半千僧同梵音聲未策歲功先了日課開
梵天之壽域為王者之福田佛放光明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法城峻峙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徒欲捕風還如繫
影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庇託萬間取上方皆維摩詰
神通香酬萬指虛空有盡一鉢長歌實際無私百堵皆
作

龍華寺火後修造榜

雲蟾樓觀天開三會風烟水鳥樹林地接九花池沼錢

氏五王舊德皇家萬禩丕圖毳衲星居瀟灑半千之衆
鑑堂塔在流通四十餘年司烜氏玉石俱焚古寺基乾
坤獨露殿宇衆法次第重修嗟撞鐘伐鼓之時欠展鉢
開單之地要見百世楷模六種成就還它一堂冷澹千
古分明大富貴人盡是王老師檀越小聲聞衆願觀維
摩詰神通天道好還老胡有望

侃都寺重開大慧語錄疏

濤湧瀾翻尚想衡陽瘴面雲開天霽式符江漢歸心掀

指一十有七年信口八萬四千偈人天龍象在則人亡
則書草木芝蘭出乎類拔乎萃奎文寵錫海藏珍收雖
非魯壁之藏甚于秦火之酷欲裒衆施盡與重刊掃古
今螢爝之微還皎潔蟾蜍之照遺音猶在妙賞須逢如
金聲玉振無遺免邪說暴行又作

祥後堂住天童疏

東晉高風想見蘭亭勝踐後人表剎遂成蓮社清游典
刑懷古衣冠氣象壓今叢席與選掄者皆竒偉人某人

峭峻全提淹回半座雖云借路是亦明宗便當捷出橫
蜚未有長行不住佛法扶顛之際春秋責備之時水迷
涇渭之分如何著眼烏貌雌雄之辨只合忘言莫論三
種住持要見一門超出

印老住天童州府山門諸山三疏

有法付國王大臣金湯惟固無法付空王真子衣鉢親
傳斯文欲並皇明王度敢忘陰翊某人身藏北斗口吸
西江滕公三代後跨竈衝樓肯堂一着先摩頂放踵康

莊失步指陳自己珍奇死水觀瀾又屬它家風月與其
輦轂曷若山林指碧巖石玲瓏達四聰于丹辰觀黃河

水清淺導萬派於銀潢

右州府疏

會佛法人何啻稻麻竹葦無陰陽地不關水旱豐凶幾
箇知歸其誰踏著某人浮華消盡真實獨存一點無私
十年起廢春去桃花片片綠繞庭除夜開月觀沈沈翠
磨星漢孰謂平常是道安知坐死平常自憐計較俱非
不解巧生計較出乎其類少慰同盟豈無它人願觀盛

作

右諸
山疏

名徹前朝得松巖之奎畫道叅中貴服稻吟之金襴道
人分上安用多般明眼人前不直一笑某人勅住天竺
勅歸天童靜退于演迺菴機尤峭峻遭逢如清道者寵
更光華欖谷成陰睦州擔板佛燈珣後佛燈印又聯芳事
法界中事法門當再振

右山
門疏

修造疏

住處不支嗟前修之尸素傍觀者哂見後進之因循適

當承乏之秋，妄冀中興之業。門庭大敞，囊橐無留。想翼之修廊，悲涼故老。眷沈沈之古殿，懷仰空王。闕典猶多，成功尚遠。需側布黃金之手，於豁開青眼之時。意在釣頭春生筆下。

蘇公堤南屏寺修造疏

臻公寺老門掩斜陽，西子湖春堤橫綠水。楊柳芙蓉富貴梅檀，蒼筤淒涼屋瓦。既推顏僧尤寂寞，因陋何妨就簡。惟新豈易圖成，甌甑再翻幘幪。可冀柱石重振棟梁，欲

堅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用明因果者壽明因果者
承當此話纔行施心便廣

四衆塔疏

湘南潭北層落落影團團天上人間峭巍巍孤迥迥雖
示兩雄分座何如四衆同歸一路涅槃千年矩範腐哉
朽骸有菴中不死人華屋朱門賞絃外無聲意留十方
常住之地駐一原不老之春壽君壽親利彼利此

西谿接待建華巖閣疏

天上雲開兜率靡不涵容門前路透長安可無接待庫
院修廊未建廣堂傑閣方營不知法界無邊豈信雲霄
有路朝往西天莫歸東土何日到家南詢諸友此謁文
殊一生成佛盡是華嚴富貴孰非藏海莊嚴法法圓成
人人具足

東陽雙魚接待疏

騷人著語好風千里吹來

劉禹錫在京
師作詩來

山鬼挑燈清曉

一時逃匿天巧無從自獻地靈遇物斯彰起乾沒之峭

巍如螭信平聲之雋傑佛宮儒館鐘鼓絃歌試看止息化
城孰若詠歸沂水創物惟智聚人曰財堂扁生秋掃大
暑去酷吏山有飛瀑如白雪停陰岡絕唱雖高同聲必
應

延慶修造未辦疏

四明道場蕩而復振一乘法味流而不窮自寸椽尺瓦
重新幻傑閣崇樓如舊菴虧藏六義欠函三缺典猶多
全功未既上方有世界化菩薩無路搏香殿土惟塗泥

東海若隨潮退舍先資糧次加行始一篲終成山扣富
貴人看鄉里面

致道觀副觀化朝真法服疏

明信在躬沼沚蘋蘩可薦蓬心飾外文章黼黻奚為欲
振殊儀先崇內照不脫走塵之屣難覲寥陽未更漬汗
之裳敢延真馭必辦盛服其如空囊只有求人別無出
著舍風疊雪輟侯家舊賜之餘垂佩采香昌桂窟巍攀
之報

吳江聖壽脩造疏

三江既入松江如畫圖中萬壽無疆聖壽絕囂塵外起
於石晉側布金園劫灰再掃無遺天道好還可俟堂無
周屋欠翼翼之鴛蜚鐘未上樓噎鉞鉞之鯨吼其它罅
漏以次補苴善人樂捐有餘君子自求多福人惟尋舊
事不避難祝大哉堯南極春秋翊壯哉縣太丘風化

華亭普照置柴蕩浴疏

鼎容百斛注不竭之滄浪衆浴千僧盡將來之垢濁未

建瓴于温室已脱體於汗膚楚言刈于錯薪賈特高于
丹桂獨無樵矇會有檀家直從芳草連天遠至平蕪盡
處壽拓八荒之域妙觸宣明福開萬頃之田諸塵清淨

證覺買地建延壽堂疏

初十方為老病老病未安厥居歌一鉢飽蕨薇蕨薇未
實其腹旋欲經營餘地永為種植良圖顧朝薤莫鹽之
缺如恨尺土寸金之難致革東鄉笙簫之地掃去腥膻
騰西方菡萏之芳同歸清淨

梅里勝法起三門修造疏

皇皇四達春風吹散天香翼翼層簷夜月隨行道影梅
里一方勝刹檀林四衆禪栖風雨飄搖梁柱頽圯欲振
尊卑次序別開壯觀門庭如正人心以致其敬凡淒涼
之老屋擬輪奐于新規淮海貴人既受靈山之囑粉榆
野衲遂扶小刹之顛

崇德普寧接待疏

官塘暑晝喝思待扇之人水驛雪時寒軫欲回之權不斷

商胡袞袞方來雲錫憧憧熱須激滌清冷息免淹回叢
雜菴宜竝路亭可臨津開千年鐘梵家作九夏茶薜供
渴者易為飲涼于滴滴醍醐逋者不忘歸笑彼區區逆
旅不勞三宿擬報一時昔賢有志酬恩今日其誰負德

慧日僧堂疏

摧頽老屋何以安單欹側櫺窻若為掛鉢一木巍撐不
得千金改作猶難要見一堂冷澹千古分明還它百世
規撫六種殊勝載觀出著只合求人豈無王常侍與臨

濟同遊亦有張無盡為永安撰記

彰教法堂上梁文

法道隆替存乎其人土木壞成繫之于類顧行藏之由是在營建以何如細為楠大為杗取其長而已矣斤者斲刀者削審厥技而庸之庶逃盡力之訶抑免弃才之謬此礪老子錐也無卓盍猶可歌信開百福之田壽拓八荒之域不求侈靡以取譏嘲人其人廬其廬哂愈之強為辯也爾為爾我為我於惠也初何傷乎願聞堂下

之言以悟雪中之立劍須高挂慰徐君九地之知梁欲
橫飛相匠氏一時之巧缺兒郎偉拋梁東疎雲薄霧鎖
空濛霜鐘馱月回僧定人在烟蘿第幾重拋梁南稚松
孫竹間榎楠沾沐九天新雨露參差濃翠影交參拋梁
西雲從黃鶴度雙谿千載子安呼不起來依蕙帳隱淪
栖拋梁北北阜深雲鉏不得長刀短笠斬荆蓁留取梅
花伴蒼筍拋梁上雪卷水晶雲母幌自是丁山壓衆峰
一泉一石皆宏放拋梁下泓碧濺濺生石罅張公名字

至今存清清不改消炎夏缺上梁之後伏願人安里社
米熟家田恢釋梵而鼓行贊唐虞而陰翊衣傳止六代
已分北秀南能我獨有二天得依龔遂黃霸

大梅護聖僧堂上梁文

絕頂有天宛與壺中不別深居無說誤從紙上虛傳衆
含蒼蘆之芬衣做芰荷之制榮公長老來踞此座不負
大梅住山無刀斧痕談玄有虛空口斷輪自若血指紛
然掄材而為棟梁挂椽以庇風雨一堂冷澹道南派別

清流千尺婆娑濟北涼
生大樹賀厦燕雀展單象
龍彈指翬飛何必指將軍
之廩聽渠豆爆不須然內史
之灰欲相脩梁爰歌善頌缺
兒郎偉拋梁東瞳瞳海日上
空濛晴卷烟霏橫獨秀光搖
寒碧沕羣龍山有潭
湫極霧拋梁南俯瞰諸峯鎖
翠嵐秋攬千林吹桂子影高
羣木綻優曇拋梁西一牛鳴
地兩招提山噎曉聲鐘斷續
烟消晚翠玉參差拋梁北風
滿天香浮毳緘佳士能來似
有期俗駕自回安用勒拋梁
上鳴鶴在陰飛逸響畫簷低
與

暮雲平覩史夜摩無此樣拋梁下整整斜斜排萬瓦要
知身是太平僧善頌不妨歌至化缺上梁之後伏願雲
歸雙嶺門掩孤岑松花有餘聽松風此山老梅子當熟
問梅仙何日歸捲百衲于三椽選一麟于衆角

育王姚氏子裹飴奉母主僧宗印墟其廬利州定

裒金新之上梁文

仇餉既讎貪殘自斃嗟來可食禮義誰明某愚曾有餘
困窮無告執芻可曾知味頡頏美妄冀封侯變從顏子墨

埃既連杜陵茆屋墮卵覆巢之酷震駭鄰人牽衣頓足
之哀怨咨行旅青山不老感桑麻燕雀生成黃粟難賒
嗟兄弟妻子離散眼空環堵心折分羹經之營之不日
成之衆警易舉至矣盡矣不可加矣此恨難平方自貽
草創之羞笑渠墮苟安之計先事後食從今忍渴于盜
泉傑閣重樓自古閱人如傳舍缺兒郎偉拋梁東剪剪
茆茨枕鄖峰卧燕歸來尋古壘飭牛歌罷撫長松拋梁
南一眼平蕪接大涵霧雨漲空無處覓曉來依舊色如

藍拋梁西家家茆舍擁疎籬淺深野草空綠砌寂寞閒
花自滿枝拋梁北松奮老髯空翠滴不隨堯李嫁春風
可自春風無氣力拋梁上咫尺浮圖涵萬象為問劉郎
安在哉一聲清磬深雲響拋梁下小小數椽如大廈為
誰革故為誰新山中千古成佳話缺上梁之後伏願春
回玉帳光透金壘駢虎豹于山林致鳳麟于郊藪洛陽
都蓋正須綾襖橫陳寒士俱歡不管吾廬獨破

華亭楊木浦朱寺法堂上梁文

楊木陰陰人在輞川圖上浦雲冉冉僧歸清泰城中發
露天藏幻成雲構檀越某人孤韻絕俗半生如僧願輪
拂盡鉢衣結習洗空紈袴只勞精舍不築菟裘豁開重
閣大講堂招延三觀法檀度聽經之浮圖是中湧出隨
身之宮殿何許飛來刀斧無痕林泉增氣蕙帳空兮夜
鶴怨賞機雲二仲之音潦水盡而寒潭清印持遠千江
之月一堂冷澹萬象證明潮聲雜善頌洋洋行看賀厦
劍氣與遙穹蕩蕩盡屬鈎簾華觀欲成修梁爰舉 缺兒

郎偉拋梁東江流萬折繞吳松長憶法華新道者冥冥
千仞沒孤鴻拋梁南南翔老遠是同龕此堂後夜有明

月更復與誰相對譚

新道者乃開基之人死矣南翔遠勸請造寺

拋梁西陰

陰翠樾鎖烟霏風急蜃樓高突兀烟消鴛瓦碧參差拋
梁北莊巖面面皆殊特若非胸次有規模此段風光總
乾沒拋梁上雲垂平野開屏障諸天無路花不飛梵放
有聲山峇響拋梁下桃李無言時自化衆角雖多貴一

麟驥子驕騰空萬馬缺上梁之後伏願步武龍象筌蹄

兔魚白石點頭黃金布地梅熟許同朱老吃覺林泉四
事之饒山高豈礙白雲飛看賓主一時之盛

碧雲藏殿上梁文

殿舍藏藏度經擬海伯宮之輪奐樞發機機運軸尋山
檇樹之根源曩聞十二部所詮指歸遂得八十卷重玄
嗅出記所見者作而象之以境攝心與人為善此礪琢
叟貧也非病剛而用柔浚咎井而罔功墜廢畦而弗獲
寸才如玉斲小貽工師之羞尺堵畫宮用大笑夫子之

拙所住之刹斗大所臻之雲鼎來茹苦分甘共作同息
幻成四朶跨出叢霄月車日馭東湧西沉牛鬼蛇神左
出右沒晒乃閣蜚樓迥燕雀風高眷茲地轉天旋鷗鵬
路濶三轉法輪如舊萬年玉厯惟新舉爾修梁聽吾善
頌缺兒郎偉拋梁東碧雲峯對紫雲峰冉冉碧雲歌日
暮紫雲峰下聽疎鐘拋梁南種杉僧老雪毵毵却憶閩
山生處樂驚猿空守綠蘿龕拋梁西淹田秋稼與雲齊
未必侏儒皆飽死只令臣朔一人饑拋梁北平地獨山

無草木

山名

天生境确不中樵如何容得牛羊牧拋梁

上雲際何年埋石像舉頭雲斂建招提祇陀太子金園
樣拋梁下禁榦侏離隨俗化自是陽春調絕攀可但只
今人和寡缺上梁之後伏願帶經成俗佩犢變風鶴
在
在原視弟有愛兄之道虎豹遠跡耻人懷食子之心繫
崇佛乘陰翊王度式全父愛陋袁彥道之呼盧庶答母
慈嘉穎封人之錫類

下天竺造僧堂上梁文

靈隱前天竺後三千剎外風烟西湖上畫圖中尺五天
邊雨露旁開仁壽幻出莊嚴性具為宗法門有議兩雄
孰先孰後聽法華經二瓠載沉載浮寓東海若住山某
人行輪碾霧戒香逆風萬指影從四花雨集追惟故事
半座穆如清風來歸舊山一會儼然靈鷲既滿戶外之
屨頗隘堂中之單欲旃檀蒼筤成林以枯木留香為式
旁搜柱石出深山大澤之耆髦聊布準繩付盡堊斲輪
之妙密缺拋梁東一川風物在壺中砌下水明深湛染

樹頭雲濕小玲瓏拋梁南上中下竺寺分三四山如畫
開屏翠中有青青小蔚藍拋梁西山高孤塔與雲齊層
層落落琉璃殿咫尺叢霄路可梯拋梁北一奩寒碧潑
明玉放開三板雪虹飛疑是飛廉翻地軸拋梁上覩史
夜摩無此樣萬竅無風籟寂虛隱隱薄雲聞梵放拋梁
下陰陰壽木藤蘿挂近寺時聞鐘磬聲莫隨風雨飛遙
夜缺上梁之後伏願一單如倚岡陵百祿長于箕翼崇
功報德嘯月眠雲得覺道成同結內官之社使聖人壽

祝如華封之人

丘運使後堂上梁文

昌黎獨步辛勤三十年有此廬浣花何時突兀千萬間
見此屋曷若本支餘慶共承先緒幽光整頓丘園團藥
長幼某官心涵江月髻老淮雲三徑就荒夢想歸來之
詠四郊多壘敢忘蜚輓之勞揀盡寒枝莫如喬木龜筮
叶吉祖宗妥靈凡曰同盟之人共存諸父之國安昌未
老尚堪弟子趨隅太傅欲歸又見君王前席缺拋梁東

梓匠輪輿欲奏功故侯新築生和氣稚耄喧呼賀燕同
拋梁南湖光雲影兩相參六月涼生清晝永荷花落日
正紅酣拋梁西門開深窈止輪蹄古籐細柳成行列時
有子規來上啼拋梁北催詩急雨油雲黑壁碎珠零在
筆端四座喧譁翻醉墨拋梁上鸞尾掃除雲物障八面
玲瓏一鏡中主人曾次同昭曠拋梁下莫論少室山人
價百家姓裡聖人名無道桓文之事者缺伏願上梁
之後紅塵擾擾明月瞳瞳始知弓未嘗亡益信珠元不

去舊巢燕子喜歸從百姓家
初日寒烏弗須占丈人屋

慧日僧堂上梁文

門如市心如水喧寂惟人山有玉淵有珠秀整超俗此
大蘭若如小祇園自跨虎野哉僧來相攸壯哉縣一堂
歌側十載經營今茲策勛老當袖手北礪老子閱世欲
搗與雲俱遲絕憐買沃洲山大似捷終南徑究此生無
生學畢命為期絕諸方孔方交于吾何有至若土木興
建與夫金碧莊嚴力非不能智弗可強誦永安僧堂記

為平生座右銘咨爾後人遵予明訓式陳善頌以相
修梁缺兒郎偉拋梁東扶桑初日上龍葱霞明高下
叢霄碧光透東西兩鏡紅拋梁南童子南詢五十三
一從去後無消息懶聽行人說徧叅拋梁西水通清
泰九花池宗雷靜社人心別告戒丁寧不變移拋梁
北舊井依稀言子宅千古弦歌在武城鄉邑至今為
軌格拋梁上太平無象天垂象捷書夜報甘泉宮江
東諸葛猶宏放拋梁下閣扁景言誰並駕小戴經從

金史四十一
卷九
大戴傳不察不苛民自化 缺 上梁之後伏願利兼百衲
德懋四檀食于斯息于斯勿云當得迷于是悟于是
切莫它求如是則廣居正位汝尚堪任不然則夙負
昔因人誰與代

謝州府啟

多種藕花邀淵明飲肅瞻卿月與阿戎談良既友于白
眉很失防於傲象清分涇濁猶雜蘭薰蓬未直于麻中
枳已蕃于江北罔遵粗有瓜葛之訓勇證攘羊不識拋

示鵠鎬之書動輒紵臂是至親者况他人哉生知本地
之風死媿延陵之鬼勸之或不足道沮之亦奚以為樞
得環中環去樞轉車在門外門開車亡假為深夜之談
真成正晝之攫私表盜面公服趨堦鏡虛而妍醜分勢
迫而情偽見本心自喪昧江有汜之過勞家醜外揚謂
墻有茨之可掃謬將槁木死灰之士誣以曉風殘月之
嘲自貽帷簿之羞甘出閭閻之下茲蓋伏遇某官雲開
月霽水止沙明照姦無毫髮之遺律貪有冰霜之厲民

躋衽席視前日為何如雲冷狴牢嗟鄉來未始見昭用
儒之速効盡得士之歡心至於山林采若葑菲某日老
一日時非曩時抱湘瑟倚齊門則已死矣聽先生歌梁
甫尚復悠然冀長在春風和氣中當不啻錦里烟塵外
知雖有素託千指之悵幪惠豈無終安一枝之風雨

北碕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磧集卷十

宋 釋居簡 撰

酒仙祠銘

竺仙氏家法嚴于行師善世守者全鋒不足攻也酒亂
德謹為之防縱敗禮因為之閑踰防閑有律智者過則
改眎覆轍甚焚溺等而上之成佛子住反是蟲臂鼠肝
聽其所如吳僧遇賢則異是曰酒亂德吾所以樹德曰

縱敗禮吾所以成禮縱是適酒是者雖酣醒有常度始
人惡之少則疑終則敬既而稱酒仙飲之必旨且多諧
謔風生鮮克嬰其鋒或謂東方曼倩不是過信脚行信
口道左規右矩旬鍛月鍊者未必然也喜淨業不喜清
泰問其故曰無酒年八十八笑譚與衆訣于所居之明
覺了了生死之際祥符五年正月十五日也歌詩滿三
吳稚子抵掌歌之謂非酒仙不能作仙姓林生姑蘇之
長洲幼失水至嘉興遂從郡之永安可依為比丘五十

九臘嗣杭之龍冊球公後二百有三載余始識仙象訪
遺事于寺僧惟一得皇祐六年濟陽丁偃記淮西張任
則重述于淳熙九年一以為未也需余銘拒者四三辭
婉而氣益和為之銘銘曰綉佛前醉逃禪人中英飲中
仙仙上天第幾禪誰同盟林酒仙蘇我冠林童顛蹟殊
歸心同然德可歌言可傳谷可變陵可遷蘇不崩林不騫

梵蓬居塔銘

釋慧梵字竺卿縛茆奉母扁曰蓬一時稱蓬居生嘉興

府崇德縣之石門顧氏家父母以其無適俗韻事高陽
澄寂院僧守先三年習經懺十三剃落具足受毗尼畢
生持守有嚴坐七十六臘壽八十九為子孝臨事故謹
身節用脫略世故君子謂其壽考無媿學性具宗旨于
天竺如虎子學詩于處士陸永仲時東越律師之秀曰
廉曰持伯仲也廉口不輟佛名少暇對人語持有詩名
左臧張雪憲云忍淚別僧持者也于卿異姓兄弟徒皆
先逝孫空覺奉卿如卿奉母死塋蓬中後十七年師謹

素卿詩藁來謁銘乃亡友上方朴翁義銛編次文昌毓齋李公沐則為之序以其先大參政有雅故謂其詩似唐諸王孫李長吉讀其詩者當不言而與又嘗演唱于湖之開元智者應侍郎曾文清逮選銘曰壽冠五福卿八十九孝先百行卿使母壽母子俱壽天其與之雪月風烟一昌于詩儼東西隣樹梅水仙自食芳鮮自寫幽妍歡娛母慈而送其死母死不忘以其有子我不識卿聞卿于銛遺事可銘幽光發潛

金山蓬山聰禪師塔銘

寶慶元年三月十四金山龍游禪寺住山人亡龕留五日奉全身葬于洪信松山菴名永聰字自聞蓬山其號紹興辛巳七月十八生于杭之於潛徐氏八歲剃髮受具服紫伽黎為縣東資聖寺僧行居後還家塾授五經十五從父游徑山別峯機辯警拔白父曰人天龍象也願學焉別峯器之至育王天童當拙菴密菴全盛時婆娑兩翁間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既壯掌肯堂之記于苾

嚴後游閩越江東西湖南北凡縉白名流反復博約雖
好夸務勝惡聲相加必雍容婉辭盡底蘊乃已嘗語人
曰佛祖正印厥任重今也竒儻蠢蠢如蝟辯而失宗醒
而掖醒汎而多岐眊而指津豈無望於捷馳橫鶩者掎
角而婁其種落耕稼于台之淨慧開法于光孝一香供
別峯記初友也徙建康保寧蔣山南徐金山在保寧時
制府講守禦甚急師與幕府諸公議論具有本末異時
敵入濠滁略蘄黃悉如所料劉潛夫贈詩有聰老才堪

將之句往往贗浮圖以識字議已輒笑曰固犯是不避
死無長物年六十五臘五十九度弟子四十餘銘曰語
而明默而冥語而忽冥默而忽明語默之不知昭昭乎
無遁形樊然葛藤我獨不能怒然如瘖我獨苦心疲精
竭志我愚益肆偽飾外修我則反求或聚族而謀曰佞
壬擁腫恟恍詛詭罔人欺世千礎萬指有一于此聯臂
引類及是則痛誣力非廩乎人可罔耶世界可欺曰罔
曰欺墻間餒而蓬山寂寥忍死不為是故北礪銘而載

之

天童山息菴禪師塔銘

公名達觀號息菴婺之義烏趙氏子高曾皆衣冠年十二喜佛書勇舍世俗家父母成其志受業于縣之法惠寺僧正覺欲超大方凡鼎望利養非本色衲子住處往往過門輒掉頭若正因保社窮鄉遐徼越嶺海犯霜露跣足糗糧尋訪不憚遠參應菴于天童見無菴于道場後于天封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瓣香為水菴有

自也水菴在閩橫機峻峭為衲子一闕徑往扣之一語
不浪下破的而後反用覺圓攄育王席端氣蓋諸方有
從上爪牙宿學所嚴公分板首一語一義反復博約必
盡底蘊侃侃不相下堅于長城從容佛照一語不契即
去至龍翔栢堂虛第一座以俟識者偉栢堂知人開法
巖之靈岩閱四五刹晚自金山被旨靈隱坐四夏用大
覺故事上告老之請歸天童又六夏而蜕嘉定五年七
月二十七日也臘五十壽七十五龕留七日奉全身塔

于玲瓏岩下得其傳者守中從禮度九十七人永澄永
隆猶子也隆先逝大事實澄當之機用播叢林具眼者
因言得人而印心泮然一言而忘其所為言則此宰堵
波可以銘可以不銘銘曰佛智冢嗣圓悟靈機後之跨竈
水菴崛竒不則不足與有為水菴勝幢隻手可支鼎力在
腕危而不持不則不足與無為無為之為中下罔知然
則飭猫之盃翻墨之衣孰重孰輕孰是孰非

夷禪師碑陰

靈隱

石鼓既得銘于秘書侍右郎官高公似孫重逸抱銘泣于余曰先師貶剝諸方不小貸所嚴者子一人耳盍一言為之發先師鬪繫此山者甚至子所見也敢再拜而申之開禧末蝗蔽天赤地連阡陌列剝謝遣客比丘主者心印怫衆自用不推消息盈虛搏節而權其變撞鐘伐鼓延接方來如平居無事時寺亦幾殆為倚城社者師齊放而有之是時高峯之鬼能禍福人人嘉神休莫敢不至寺則頓裕晏安易溺前日之匱邈如未始見深

禪正修滂不復理以蟻蟲飽適為龍象蹴踏本色衲子
掩鼻而過之居無何厭足心生去而之它先師來自乳
竇喟然曰昔問道于是佛海佛照故家遺俗猶有存者
今掃土矣遂收餘衆因陋就簡仆者支漏者苴尤無良
者則去諸尊者艾禮賢又寬苛細謹程度懷同志之士
稍刷前日因仍之耻而舊貫漸復則又曰僧者佛祖所
自出今也貨殖賢不肖無禁乃博訪檀施爰諏爰度選
能誦法華楞嚴圓覺洎馬鳴肇師言者謂之合格而得

度真昌厥善類然則日暮途遠盡瘁而止矣銘則缺書
余聞而哀之繫之以三字八章章四句辭曰網有綱萬
目張法依人建勝幢人壞法人自壞法常住竟安在譬
諸谷谷有神彼不呼胡能聲聲既沈響斯絕鎮長靈廣
長舌矧石鼓章厥號曰希夷洞玄奧奧入玄昭昭然謂
不見誰樊垣生曷勞死奚息所不死靡有極草芊芊泉
賤濺天在水月在天

禪鑿法師塔銘

禪鑿法師名思義月室其別稱也杭之鹽官馮氏子生
有吉夢母竒之甫十有三依縣之開福寺僧宗顯刺血
書心經與緇籍年既加長扣天台性具之旨一時宗工
若覺菴言車谿榮雪川規空相秀慧光訥皆有徵詰言
句獨于慧光針水無疑闡法于阜陵淑妃陳氏寧親蘭
若為十方傳天台宗第一代二十餘載凡三却三就卒
蛻于此山壽六十六臘五十三度僧二十餘嘉定九年
六月初七是月二十有二廣如廣脩卜慈雲迤邐梯嶺

之原矣焉吾嘗謂三學諸師均稱嗣祖其名曰祖行解相應解不逮行大車無軌行盈解虧小車無軌無軌無軌其何能行維禪鑒師壯則學解以昌其說晚乃不言以著其行一行三昧常坐不行佛立三昧常行不坐于斯二者既三期修半坐半行非行非坐始終次第收效桑榆豈但小智鬼瀕觀聽蓋亦自謂能事畢矣是宜得銘銘曰台衡正傳可默可說默固難窮說亦不竭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左谿荆谿千偈翻水後世競辯異夫所

同以其異同倒戈自攻繫爾禪鑿以身代舌四種三昧
寂而非滅既滅幻影非幻者生爰淑諸徒繩繩以行慈
雲以西梯嶺之下一燈長然罔此塔戶

護國元此菴碑陰

此菴大導師正三峯之席分座提唱屬之於應菴大士
示寂時二三子方畏知聞未露文采故應菴受以死託
凡火化穴藏之役舉無遺力或謂葬禮因仍簡陋不足
以圖永久應菴從而語之曰竺西葬大浮圖自有制度

示尊法也又何以侈麗為哉此菴光明盛大之傳有子
若孫嗣而葺之谷可為陵塔固無恙嘉定紀元孟夏既
望大丞相止菴致師第三世宜獨禪師于五峯雙磎之
濱復正三峯之席未幾師之藏已一新于宜獨之手亦
既完好議者以應菴為知言師於應菴行諸父也商今
評古潛鞭密鍊不啻已子其警拔可紀者大參政松牕
已為之發茲獨以宜獨增修之歲月書于碑陰

圓明寺慧通大師塔銘

建炎四年圓明厄于火未幾門闥皇皇廊廡翼翼樓觀
翬飛堂宇靖深有像有經有師有徒復還舊物者慧通
師師默與佛光師景韶之力也公杭之鹽官郁氏子十
五出家二十得度于清捷捷以大父事景韶公于景韶
為第四世幼而頽悟超然有四方志韶方銳意起廢固
尼其行既從事土木而顛沛造次不忘叢林自經始至
落成未嘗苟取于檀施蒞事臨衆凜然秋霜平居閒暇
藹然春風韶亦嚴憚之凡所欲為必從之稽疑而後行

韶無恙時已嘉成績既而大備嘉定二年正月初八日
使諸徒環立付以末後事語訖而蜕龕留三日奉全身
於寺之東狀其行來謁銘于北山之東礪銘曰才難之
嘆尚矣有才具者昧于因果明因果者不曉世緣善乎
鄭禹功之為言猗歟慧通不墮兩邊不昧正因而與世
相周旋即瓦礫煨燼而開觀史夜摩之天既息幻景西
歸翩然有宰堵波深鎖雲烟樹此新鷄庶乎岸邊谷變
兮尚有考焉

雁蕩飛泉寺豁菴講師塔銘

天台教觀鼓行吳越間假之以鳴者卓然有稱獨未聞
稱豁菴乃今得之于嘗聞道于公者使其九原可作駕
其說于諸子詎知夫把絳幡東鄉而立者非公也耶公
名淨悟字機先東嘉樂清李氏子幼超俗于雁蕩之飛
泉十九受具足戒以圓覺為受業師定菴法統則傳法
師初訪天台教觀于定菴後見休菴可舟舟曰定菴何
以示人公曰演索車義章舟曰寂光土索車否公不領

頓覺礙膈不遑寢食舟拊之曰疑端發露矣寶所近也
居無何果默識于雙磎寂寞之濱本宗疑難迎刃而解
吳越講席高眠縱觀排闥而入因作而言曰此心無媿
折鐺煮飢借大空口對萬象說吾事濟矣所學不充因
人成事執數行紙上語聚千百離道人大厦廣居食前
方丈甚于乞墻吾弗忍也應緣之地若雁宕之東安飛
泉天台之淨土皆一新于百廢之餘指陳要奧穎脫乎
言象之表吟詠情性蟬蛻乎塵埃之外綜羣書而擷英

黼黻乎藏通別圓御新學如養駿筌蹄乎牝牡玄黃由
其言與之俱化而不知熏陶於春風和氣中晚歸故山
屬疾大書示徒曰吾將默觀其變問藥尋醫挽吾化也
明日巍坐而蛻開禧丁卯季秋二十有六年五十九膺
四十一其徒文虎衮衣孟之長以奉闈維耳齒儼然于
煨燼之末後三七日樹塔于飛泉之西麓而瘞焉銘曰
是為豁菴聽說總持兩種不壞之藏言為虎山行為龍
岡夫惟言之不騫不崩兮愈于左右龍虎之騰驤而

宅夫教觀之玄堂雖微吾言其所以自著者隱而彌章
久而彌芳不然由吾言以探其微異世而同心者將墮
淚于雁山之陽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濟顛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闍維法者故未之見
都人以湖隱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未之知也爰
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受辭于靈隱佛海禪師狂
而疎介而潔着語不刊削要未盡合準繩往往超詣有

晉宋名縉逸韻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
廬潛皖題墨尤雋永暑寒無完衣予之尋付酒家保寢
食無定勇為老病僧辦藥石游族姓家無故強之不往
與蜀僧祖覺大略相類覺尤詆諧它日覺死叟求予文
祭之曰於戲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故曰生死事
大大達大觀為去來為夜旦顛沛造次無非定死而亂
耶譬諸逆旅宿食事畢翩然于邁豈復滯留公也不羈
諧詭峻機不循常度輒不踰矩白足孤征蕭然蛻塵化

門既啟一日千古迥超塵寰于譚笑間昧者昧此即法
徇利逃空虛遠城市委千柱壓萬指是滉漾無朕為正
傳非決定明訓為戲言坐脫立亡斥如斥羊欲張贗浮
圖之本也相與聚俗而謀曰此非吾之所謂道靈之邁
往將得罪于斯人不得罪于斯人不足以為靈所謂道
也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其往也果不下覺舉此以祭
之踐言也叟名道濟曰湖隱曰方圓叟皆時人稱之嘉
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淨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叟巖之

下銘曰璧不碎孰委擲
疏星繁星爛如日
鮫不泣誰汎
瀾大珠小珠俱走盤

圓訓二大師塔銘

修證大師法圓姑蘇崑山縣之江灣談氏子年十二禮
青龍隆福寺僧妙義為受業師二十二祝髮受具足戒
陳君清浩見而竒之遇之若子弟圓亦折節父事陳歸
南踰從容而作曰吾欲造寺舍子不足與計事相攸間
曠築室廬市田疇凡所宜有者畢備圓力居多至是水

雲憧憧無逆旅况味香火社遂冠一方晚節精修愈力
長期六年壽七十七臘五十五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
五跣趺說偈與衆訣龕留七日而闍維弟子師訓同里
周氏子九歲來侍巾錫十七為比丘能大其家而竟其
緒業學天台宗旨于北禪榮度弟子七人曰文秀文質
文杲文達文拱文煥文蔚秀達拱煥不克奉大事而蛻
質與蔚承其終杲號古鏡得性具之要講貫淵源操履
潔修學者稱之孫如松等二十餘嘉定三年九月二十

將示寂慷慨長嘆諸徒屏息以俟則曰風霜龜手暑雨
黧面盡瘁創建所以一多衆革菴居今也反是是吾憂
也言訖合掌而逝先圓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二昧爽前峙雙石于西廂偕修證遺骨藏焉銘而
列其石銘曰窮佛祖心持佛祖權權衡在茲而傳其傳
降斯以還建幢樹刹于有為功不棄毫髮去此二者曰
冒吾氏食前方丈素食尸位猗歟修證手開慶寧訓也
倚角遂臻厥成吳松以南原隰疑疑悠然梵放遙夜天

際善藥日滋暴俗改習王度卓然默相潜翊

慧日宗元谷目齒兩種不壞之塔銘

劫盡時火乃扇灾自九地逮初禪皆盡餘信夫火之為力也大矣竺西闍維法曰火浴灰百骸四支所存者舍利見諸傳記余舊贊五種不壞者鐔津明教大士頂耳舌童真數珠近又贊薦福璉舌銘湖隱濟舍利與傳記合宗元谷信州周氏子受業于月崑新興寺僧守忠得吾佛照末後句慧日啟門歸隱萬壽之西堂遂蛻于此

年六十六臘四十二越二日依西竺法闍維火聚蜚辯
失一隻眼齒三十六丙丁童子憑陵奮虐死眼頓活齟
齧沒齧反睨童子灰飛烟滅明毫屬天旁屬彰教住山
上人了此瑞事不起于座銘銘以告衆銘曰眼如月齒
如雪火烈烈瑩而徹定業難逃自暴醜拙

御史銀青米公復神道銘

襄陽米氏祖墓距鐵甕城西南三里黃鶴山之陽六駢
度江擾攘甫奠軍遊奕迫墓垣營絕神道無復元禁淳

熙間曾孫吉州刺史某請于戎帥者五十餘反武夫勁卒不知講明漫不理寶慶初玄孫太平州蕪湖長某舊出今邦伯趙公某之門雪涕於公曰公來南徐重藩宣節制而崇教化厚風俗率嘗先之某與先兄省倉下界某弟太平州蕪湖丞某抱先世五十年不信之恨頗闕風教盍為我振之公使盡吐所由恨則油然而作曰王道之本起于養生送死而無憾况一代耆德歲時奉烝嘗掃松楸有愧其子若孫吾不忍也未決旬復其故造

亭大書而扁之曰有宋御史銀青米公神道雲山增華
草木津津銀青洎少儀少師奉直祔窆之靈廩然在茲
孰不揖箕翼以為主人壽俾子孫千億洞洞屬屬如見
如慕思所以報公者當何如嘗聞銀青無恙時喜讀書
作詩琴瑟日在御射御書數餘事也至於護劍閣守葭
萌皆雍容著偉績有田二千畝佃者盜賣族子聞有司
逮繫幾百人則惻然曰微此吾飽自若也折券而釋其
縛痛人命困于庸工之手則精究方脉著書三十卷遺

後世活千人者封何啻千人哉是以生少儀少師父子
受知思陵家聲震江漢文章翰墨照耀一世雲山淡濃
盡掩衆作殆今且評為文德稱首銘曰比德如玉玉無
德輝櫝玉可毀德無磷緇嗟今棄德如棄泥

道場山北海禪師塔銘

淳熙初保福住持證公度弟子四曰真心圓明上字同
曰悟在少城之東大聖慈寺中九十六招提最勝處四
五禪刹外皆鐘梵花雨三學講演一日四比丘屏息侍

證曰咨爾真與心爾毋滯名相家盍徧參乎爾圓爾明
則掌余藥石服御翌日歸白父母其母鮮于氏賢謂曰
自我歸爾楊氏家禱于白衣大士願得佳子俾學佛爾
生喪明禱而復明爾其念哉行矣母跣躄乃束包下三
峽尋訪本色宗工見松源岳于報慈扣無用全于天童
遂識無用之用而悟岳之不已欺分座于雙徑石橋宣
之席端開法于四明天王寺邇海衲子不稱心而稱北
海聲獵獵叢林中瑞巖大同全以金山薦諸廟堂希夷

如淨在南北山掎角沮勝已者止秀之本覺老坡昔三過此所謂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為鄉老人文公發舊有堂曰三過余為之記居無何夷淨之沮不行移湖之道場凡若干年振墜起廢一新土木金碧九年之功也忽暝倚禪板謂衆曰轉息隔生勿虛度日書四句偈而寂某年月日昧爽前龕留一七日全身瘞寺西岡壽六十一臘四十四度弟子若干人大觀從余游久惟余言是信懼人飾虛譽美厥師而誕後世直致

其事求余銘銘曰既生而眇母禱而瞭粵如所禱俾皇
覺紹及見報慈其瞭復眇皆厥常明發以內照遐香閨
迥重昏而曉用晦藏晶扣玄體要日漸月摩靡不炫燿
嗟嗟末流以竊以剽自罹顛蒙瞑視盲眊其蔽可撤其
室可窺其愚可唁其昧可弔反睨高蹈訕謗嘲誚鷓安
卑枝鸚止蓬藿爬搔餘粒族類相嘯視九萬里控地淺
料大方無外不直一笑幻緣盡矣一瞬而了了無可了

月湧寒嶠

趙野雲墓誌銘

宋諸王孫趙希侗字寅父野雲其自謂也常州無錫人
弱冠受命補承信郎轉保義郎今天子龍飛換從事郎權
衢州酤衢盜竊發攝事有方略改臨安府排岸俸給公
家餘則盡付酒家保落魄孤山南北蕩幽尋窅索深探
遐眺點陳為新作不經人道語弗警拔清麗弗出也非
樵山漁澤牧兒竈婦一見拓掌能歌之弗出也談謔嘯
詠傾坐人解后朋酒罔不致不至不適也凡給侍奔走

過不加筆楚長安市為貴游藪一跡不印其門前地零
圭斷壁不自愛流落山翁溪叟間好事者方搜訪次第
編而裒之鏗錡其身後慰其九原沉酣之靈年七十二
嘉熙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是歲十二月十九
日葬于嘉興府嘉興縣胥山懽喜樹之原女歸曹武惠
諸孫逾惇然扶護盡瘁辦窀穸或譏其有女無子吾于
是乎引古以銘之銘曰忍子啜羹沒身扣闥有子無子
烏乎論

祭佛照禪師

代同參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浙二廣七閩江淮東西
荆湖南北參學比丘某與諸比丘衆注香煮茶奉微供
于鄧之東菴佛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師之所
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
入雙徑之室然後登泰山而小天下妄庸醜正敵羣困
折不可柰何而後已卒能橫翔捷出縛虎兕鞭龍象搏
扶搖跨閭闔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當如禪師之言

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耆舊也
贊其話行四海非有大過人一聖二賢曷以若此它日
行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歸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
春爭妍秋新露零一掃而盡于是時也方擘阼之木蘭
洲之宿莽凌霜厲雪以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
不敢寧居逸體今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
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長在而不忘尚何悲

焉

祭佛照禪師圓鑑之塔

代秀巖

嗚呼師乎虛舟悠悠不知斯文壽命所託疾雷殷殷不知蟄戶管籥所繫浩浩乎心與理冥智與神遇不知人間世所謂榮枯得喪果何物耶指後學之心則皇天后土昭乎其鑑孚大信于物則海東日本不約而至恢拓象未邈然寡儔顧不肖似敢稱先德以黼黻太空而與世諦流布哉靜惟始終逾二十年潛鞭密鍊倒行逆施雪霜憑陵陽春煦嫗恩積丘垤報未涓塵故山來歸靈

骨未冷慚非跨竈誠謂續貂無聲之哀菲薄之莫哀慕
之至靈其鑒之

代佛照祭淵清叟

清叟未發足時商周三百篇漢魏六朝下逮唐宋沉潛
反覆得其指歸幡然舍諸亟來相從鄉所蘊藉登龍門
而洗空禪悅法喜益自得之亦復棄之放浪形骸之外
高眡塵表若將終焉諸天儼臨無路推轂仁者必壽古
聖格言子胡不然我心則折嗚呼清叟其如命何

祭錢竹巖

於戲竹巖其死欲期謬我不敏乃今始知嗟嗟諸孤不
我告為豈不念我休戚以之彼不知者謂之何其匪謗
則讒匪諧則擠匪誕則謾匪畏則欺竹巖曰嘻恣若所
為恢乎有容空洞十圍吾游四方交天下奇惟古所是
惟今所非廩姿孤標其殆庶幾乃于度外悠然不疑前
年之官流金欲西約我必偕我病不支蚤料及此雖病
輒隨殮不及貽葬不我期雖不我期悠悠我思於戲竹

巖昭昭在茲

祭虞稅院

冠鄉會稽名士

靜而樂其樂也全志也敬而誠自誠而明性也嗇其壽
中壽而死命也百骸潰矣疇知夫不病不死者固然而
笑我未能免俗也

祭于君實宮講

異時丹丘有顯者謂于公
曰詩騷何益興亡治亂

兩巖風高半江澄秋三柱鼎立而吞潢流維三伊何公
與戇翁我輒龍斷並駟兩雄倡焉是疇必反而和花陰

晝遲竹榭月墮琅然而歌若出金石山城無人使萬籟
寂風雅道大與天同休豈無聖人雜刪並收或曰此道
不闕亂治四夷交侵自小雅廢公則掉頭背俗子論笑
訛譏嘲怒如不聞者此而生者此而死易箒之際笑命
其子使具大白而次第酌捷出機鋒抵掌諧謔酒盡雙
玉玉山不頽揮手整衿槁木冷灰死亦大變了了若此
德宜生芻莫竒男子

祭齊國趙夫人

景獻之母

洪範五福錫厥庶民懿淑具并厥庶莫倫丹心日星短
去蒲柳弗變弗遷孰不曰壽金貝珠璧匪飾匪御為善
取樂善日以富壽富而康既清以寧天其靳斯勿輕畀
人惡石吾師甘言吾賊舉非吾好所好在德識真擬杜
教子擬孟手種手獲而考終命命則有終匪終者存昭
昭在茲曷云不聞

祭趙寺丞

公去蘋渚琳館容與我託蔭樾三慶初度芳墨猶濕忽

得凶訃一聞此聲如市有虎迄于再三實淚如雨我淚
非雨悲豈兒女云胡能然滴滴心膂湖氓蚩蚩念公如
父嚴而不苛威而能恕亦復念公如子憶母或楚或讓
爰煦爰嫗昧者不知百喙簧鼓事久論定表表益著日
俟公起倏爾仙去經春貧病弔不及赴酒不注觴餽不
登俎椀翻素花鼎蔓碧縷接武生芻一慟千古

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西陵岑堯之人遙遙西陵瀰瀰之人不歸之人何其雪

調冰度豈無它人盟獨鷗鷺官不稱德德榮其身榮不
療貧假文以鳴不曰種瓜居無一鄣不曰種豆耕無寸
田未就刀圭莫起君死天孫錦裳夜付其子君死不作
我恨弗掩昭昭在茲鑒此匪諂

祭盧玉堂直院

噫蒲江公蚤蜚雋譽頡頏雲霄粵與仲俱翻水文詞九
河倒輸拍肩過秦長揖子虛駿騰渥洼翠峙碧梧訪孤
山春濯西子湖起我推頽偕尋物初一笑分携九華絳

慙仲則先之釣天帝居鷗盟在公雁足枉書契濶十年
鷓行峻除復來澗陰策我故吾蓬萊道山夜巖漏徐種
橘賦詩雪枝糝糊黎明繡鞍入承明廬潤色誥盤章明
典謨演雅簡繁命騷有餘用不及大澤不及敷志不及
行蘊不及攄百身莫贖嗚呼天乎

祭神林慧元發

非吾子親非吾子師以警以飭子不我違子質固渾胡
俟我為將子藏怒氣平色怡日俟子成以慰遠期子雖

未成大畧近之子親子師喜動聽眉足以培壅壽焉再
耆前冬沉綿或謂不支亟往視子子起不疑兩年西湖
好音日馳日俟子來竟不我之我去江東子死浙西契
闊死生悠悠我思泣子莫聞酌子莫知念昔語子萬化
指歸了觀化元月印萬池將子無爽廩然在茲

祭覺無象以淵清叟配

南北山三天竺禪講之秀
者聞覺無象訃音哀金作

供祭之于冷泉之上請余
文以告之令朴翁讀祭文

鷲峯全盛之日衲子一世龍門方是時也渥洼汗血豈

少哉兩公已負駿聲于九方臯之廐矣方佛海佛照對揚天子之休命則懲風葉擁趺而自求其志諸方葛藤滋蔓則卷舌冥懷而制乎末流典刑半座冠冕羣英則不矜不伐以為勵志勉力之方羣飛刺天尋即墜地則無適無莫而自高歲寒不彫之操固兩公之所同也若夫奔軼絕塵超途軼轍黠智為愚寓巧于拙豈無象優于清叟遊戲翰墨藻飾萬象法度謹嚴詞章宏放豈清叟優于無象于以潤色祖業要未足以盡兩公之蘊百

未一施遽止于斯願力所覃重光叔世則後之建寂勝
幢者舍兩公則誰與

祭蘿湖雲卧菴主瑩仲溫雲居老宿聰首座

瑩
妙喜

悅衆于衡梅聰
侍雪堂于龜峯

淵有珠山有玉華草木媚川谷清明在躬玉韞珠匱矧
二大士並峙芳躅歐阜千仞蘿湖一曲影不出山塵不
浣足逾四十年倏于轉矚低侯國命高雲漢目漁樵爭
席蘭茝騰馥著書自樂卷舌自默衡陽瘴面雲山短服

眼底江山胸中杼軸物初幽尋象外遐逐邀必自肥謙
必自牧長不自有善不自淑妙喜密付雪堂正續尸素
塞路蠹聚蠖族典刑在茲不戰而衄

代鄉人祭璉瓌衲

大江以南狂瀾日肆問其津涯罔知攸濟障而東之聊
資一戲時之所慕已則甚恥時之所棄已則為美者五
合陳峇千山翠夫何道人相尋于五乳峯前萬杉雲際
開古叢林益侈乎昭陵之賜不動聲色咸自化于顛沛

造次酣熙淋漓沛然飽滿不知師者為誰誰為弟子存
乎中形乎外者真實而已薰陶發生春風和氣翩然西
歸此道未墜匡廬之陽兮萬竅畏佳番陽之東兮月透
清泚無乎不在與化終始

祭葛無懷

朴翁

才也不羈命也數竒賦之者天厄之者時騷雅風賦淡
泊是師機警詎譎迅捷倔竒素患難則一眦險夷外形
骸則兩忘是非冠兮我魏佩兮陸離柳下繫船鷗邊忘

機非蟬蛻于塵埃之表而相索于形骸之外者未之或
知

祭韶維邦

天台擊蒙少林直指染指教外具鼎中味方其學教江
漢淮濟會歸于禪萬殊一揆行天下見尊宿興盡東歸
婆娑天育咫尺故廬不一舉足厥疾弗瘳一笑瞑目死
無可愧生豈不足惟鐵錚錚惟石碌碌

代佛照祭雲莊主

變之大莫大乎生死達生死莫大乎空寂學而至空寂
則死生之際蛻若露蟬靈學空寂兩忘寂喧即喧而靜
心遠地偏方尋訪之南宗北祖擔簦負笈翩然竟去其
歸休也東阡西陌嘯月吟風若將終焉折脚鐺中人或
罕識鑊頭邊事吾固忘言不負所學高風凜然悠悠我
思雲深水寒

祭源上人

鄉人

大江以西支分派別至于東山四分五裂一鼓猊絃衆

絃斯絕賞此音者蜀有俊傑蜀叟盡矣遺響頓歇豈無
它人奮迅像末為人中龍為星中月倚歟後來不媿前
哲弗患不學患不勇決靈則不然油然奮發力挽千乘
革此覆轍加以數年拭目超越一日千古我心則折冷
泉芳甘蘋蘩豐潔此作楚音慰此永訣

代佛照祭瑄監寺

潮陽人

我念往昔水旱仍歲此大道場洗鉢萬指虛倉枵廩罔
知攸濟豈無它人及以近事坐困無策飽飭安睡子則

奮然慨慷陳誼分衛四方鉢歌其綴一葦杭海深入瘴
地錫振千門粟移萬里變凶為豐易歌于砥逋者知歸
葦者蹶起編蒲興動復振歸袂日俟擘音訃音鼎至月
沉鰲渚雲寒玉几永懷相從南望實涕

祭昭文錢公

臨終見佛

嗚呼我公歸兮公將焉歸清泰之國在天一涯八德甘
芳泠然綠漪瑤肪甃池金沙湧坻水鳥和鳴樹林陸離
芬陀利花長鮮不萎一人繫心花開一枝公于是中託

上上栖非公等倫姓名弗題芳既騰矣既芳以滋襯步
承趾如其所之夷猶彷徨樂且有儀復均此樂滌昏拯
迷北鬱之南人自嶮巖罔念作狂愈不可醫斷港絕潢
知津者誰又將于公先覺是依公其勿忘為大導師

代人祭何康叔

嗟哉蒼蒼主司生人胡不均耶胡不使吾康叔壽而康
耶某少寡助內交于兄志合氣同弗啻昆弟博約之益
于我何多去年之春掉鞅場屋載賈餘勇一鳴驚人國

子先生擢上上考俊傑如堵爭先快瞻視兄奮亨喜若
已得同歸里閭條以病聞老我家居住訊所苦歸甫閱
月遂以訃聞一再聞之惘恍投杼逮至三四果如初傳頓
足失聲我心則折嗟哉蒼蒼獨靳壽康于斯人也何其
酷耶

祭錢妙明居士

惟靈之生惟一真實一真實外孰非長物本之以朴守
之以質確乎其心可卷非席凜乎其志可轉非石乃于

鄉評無意無必而于宗黨非矯非激又于子孫衆多如
一獨于空寂投膠于漆昧者不知謂其佞佛佛不受佞
福豈妄得悠然獨見判然剖析寺起百廢橋飛千尺路
險持平歲凶加恤有餘是損不足是益起以勤勞享以
燕佚白圭之智陶朱之術暗合孫吳不師其跡我萬里
客一笑莫逆胡不百年交臂如失酌此一觴為鄉黨惜
英靈不死爰昭爰格

山門祭吳寺達

十萬買隣古人所願井泉分脉垣隙借光遂令東家不
愧南阮弗起于座安若泰山不揮案示徒而講學肅如
非通難對機而檀施起敬豈雨花動地白石點頭不足
干其思慮而齶齶栩栩無用其心哉夫香積國以香餅
作佛事蓋用香積故事也萬事有窮一死無欠我作是
說靈其謂何

山門祭振監寺

惟靈跡羣塵翬心清秋濤興盡月輪名氏自逃盍歸乎

來愈晦愈韜絕聽反聞聲沉響銷于日用中應念頓起
我堂曰願均賢供勞靈栖其間飛來爭高歲寒一枝霜
茁二毛入甘露門自肆老饕萬緣俱休四山沈寥逝者
如斯有些可招

代信新戒祭悟侍者

同登師門同尊所聞法惟一味相為弟昆臭味草木博
約禮文道義講明深禪細論十年歲寒晝牕夜燈梅檀
叢林均雨露恩悠悠光陰惜寸及分竭來侍傍席未及

温疾急莫支甚于採焚如可贖分百身可捐不可贖也
遂初反元百骸固亡所亡者存

代下竺印祭上竺珪

靈胡為乎三綱摠持逾二十年厥問四馳又胡為乎老
而不衰擁半千徒風從影隨天台慧命廩乎一絲乃登
雋髦乃振表儀分半榻雲舉以授之有典有則彼將安
歸日就月將冀挺倔竒俾盤石安易累卵危謬我不敏
亦與品題竭來為隣隙光借輝條又去我曾不我知克

繼克承魚網鴻離人亡人得又馬楚為靈胡為乎其來
鑒茲

代祭興上座

鄉人

太白勸遊欲觀凌霄乃于化城一念頓超昔者萬里一
簞一瓢欲就有道洗替釋鷲急如救焚喜如聞韶其心
則降其意也消惜哉妙齡倏如槁苗秀而不實惟翹翹
翹念此永別鄉心寂寥孰知此心靈馬孔昭

代人祭印元實

吳寺

先師避席歸休上賞有薦賢之譽老子被命補處成規
如畫一之歌連璧之明罔罔在目斷金之利悠悠同心
杲也晚生日敬執友靈乎崇篤時分隙光方懷好音忽
得凶訃我心則折泣然而永歎曰霽月兮殞團桂零兮
露乾靈一去兮不還猿鳥淒涼兮寥寥空山

代祭前人

於戲靈乎尸乎此山也春江白鷗兮自然相宜洪川之
西烟霏霏雲依依向蒙蒙兮今誰撤之抑山靈得以自

私將物各有數兮姑待時錫駐不飛油然發揮勃率兮
伽黎古野兮丰姿巨鏞橫撞兮萬指景隨瀾翻四辯兮
四河渺瀰不起于座兮金碧光陸離茲特緒餘耳終將
觀其大有為胡不期頤兮朝露晞一燈不夜兮懷哉一
變

代祭達首座鄉老人

畢生辦死以至于死了了死生乃不負此此誠何如不
亡不存其去無蒂其來無根公活于此坐而待祭十虛

配食萬象依位風切蘋渚月批雲蘿昨猶可分盃猶可
歌風止月沉四山寂寥罔然心初珠明塵消

祭秀州簡上人湖州選上人

觴有沉豆有雋些爾簡嘯爾選延爽余望促爽余展執
御兮忘遠軸折兮輪弗碾焚爾瓚瘞爾璉實于有聞兮
又何怨

達首座索生祭文

嘉定十二良月十六靈隱達老宿致雪竇老融所作殼

鯀索生祭乃具函牛之鼎奏庖丁之技然東溪之菜煮
北澗之水肆其大嚼盡身前懽慰別後思贅疣其生可
嗤歸根其亡誕詒膠擾乎合離又奚以為是道也謂公
不知謂余不知嗚呼其誰知

祭杲無外講師

下竺元粹直友

友我以正遇我以謹爰及我私以振以警孝其所孝敬
其所敬旦評稱其義友道以其信寧死去食有生必殞
大信既孚風雨不渝損友者三偽飾諂諛鵠鷓晷冥自

盲自愚靈欲正之
瞑眩取疎畧
穿文綉馬牛
衿裾永懷
高標一龍一豬

祭起老宿

富陽人

諸方說禪靈獨種田
諸方角逐靈事
退縮人皆逸
豫靈不尸素
八十有三雲間
一龕憧憧水雲
自北自南揭厲
玄旨密機飽諳
昨非旋除老夢
更酣萬籟號
風孤蟾印
潭了了生死
以酬罷參采采
澗蘋擷芳薦甘

祭勤淨頭

通泉

惟靈欲步大方以稅其駕太白之陽萬機休罷彼上人
者或怒或罵直行徑前縱奪陵跨忘言而領與之俱化
嫉者或衆識者蓋寡寓以持淨而正用舍臨機專對如
遠侍者如顯淨頭寓北山下移錫冷泉閱秋徂夏了本
無生分瞑為夜我思古人悠悠並駕

祭圭侍者

圭羅漢通泉

沉默而方剛專靜而明偉似不能言言輒可紀初友萬
杉借一鉏地雙劍五乳相高寒翠主賓道同密契針水

由吳遙越閱兩暑寒培塿貿山問津冷泉一疾弗支倏
如蛻蟬於戲圓悟不作卍菴已矣晤堂別峯化門既啟
餘波末流無所不至秋池之蛙遂當兩部鼓吹靈其再
來任此重寄

祭雪溪臯老

直節介持如竹不倚與猶俱生不與俱死雖霜不著擬
停紫鸞翔蜚啾啾鬧叢薄間遂將此耳往雪溪洗亦復
小住牛刀初試鷄肋之微全力弗棄別峯故廬莆田可

鉏舊榻解懸滿榻梵書翳我頽墮身外慵課不扶不携
使爾叢脞燕雀風高墜繞須臾風乎不來妻棄路隅人
曰爾已我謂未已凌霄巍巍瞰暮山紫

祭魏鶴山

天之降才生民所繫以其所餘為用于世公生人間鳳
凰匪瑞况復芝草明月火齊品有定價不足酬貴峨岷
之秀河嶽之氣蚤蜚華問震天下士聞輒意消見輒心
死校書天祿咸問竒字西蜀旌旄令負弩矢逮于更化

表表愈偉簪不小低望益峻峙絳灌斗筭交口讒詛不
獨不用抑又棄置清流之類潛涕交泚諸老日零僕東
山起如魯靈光屹若不倚騎箕而上天弗憖遺官隨身
殞不殞名氏青史芬芳終古不墜

空聖子哀辭

并引

新安空聖子個儻有大志喜勝已者雖年小事
之謹老叢林有從上爪牙先佛照愛之重之橘
洲中飛語故舊匿影公毅然奔走借援于大緡

紳諸老薙之余亦薙之辭曰

可忘者年不可忘者言可勝者人不可勝者天交以此道匪自棄焉我方耕于委羽寬閒之野兄則峙兩化城于阿蒙宿兵之地而丹明堊鮮簞食豆羹酣嘻沛然不作不食彛訓在前寧即鬼羣耻加素餐視貨殖而傲岸嗟幾何非乞墦志尚與我同兮防愈決而愈堅兄死行羶彼生骨殘贖可百身吾身可捐不可贖兮淚交涕潛我哀不聲兄聽不遷

下竺印哀辭

并引

盛世苦心如公者或寡矣貧而游學隙光席地
汗牛充棟反覆沉潜肯綮砉然吾方發硎不則
如求亡子如喪考妣百花成蜜味中邊甜豈獨
忘言亦復忘意通宗極九難則疾風敗葦虛堂
得不前席感般若寂寥則奔川渴驥解空得不
奠枕起廢住山名動九重以境攝心觀開九品
無生可樂有死無憾哀勝幢之將仆系之以辭

辭曰

且講兮花飛暝講兮雨新換萎一去兮弗言歸優曇間
寥兮芬陀淒其天台正續如一髮引千鈞未即斷者幾
何措之于泰山盤石兮其誰振之豈無他人未若靈之
簡繁撮要兮單拈徑提於戲噫嘻靈山儼然絲毫不移
詎知夫塔中兩雄與諸分身僉曰是真精進是真真法
供養如來者舍靈其誰

吊池陽郡博盧蒲江喪耦與女

池陽郡博蒲江盧申之室人與女之喪也或以韓愈用
魚子細腰鵠臬蝮蛇已孟東野失子之戚而已蒲江之
悲韓愈之說行吾怨赤子不得養于其父母矣雖然能
不悲乎悲而不知止非中也要歸其中而已作而吊之
曰謂生可一分生則萬殊謂其萬殊兮死同一趨胡壽
天之不齊兮夫人所以籲天長號而疾呼彭不貸殤鶴
不續鳧吁其來也久矣將安悲乎

招魂

并引

招寇楚俗也天長右統軍吳從龍陷賊賊偉其
勇釋縛而使喻秦降至則囑秦堅壁而死于賊
吳之中表韓應祥慷慨三招其魂使余為之辭
辭曰

扁鐻兮失常鋒鏑兮濫觴遜入兮鷲翔跨青齊兮距張
拊海泗兮扼吭既反噬而陸梁恩懷柔而霈雩冀小寤
具醒狂厥類愈其突唐陽貢琛而偃蹇陰欲徇于真陽
狼烽直兮地近鐵城橫兮天長真將軍兮貌視控三面

兮獨當榮羣寇之素蘊雖六奇而可箱嗟眾寡之不競
聯逸響于解陽死雖死而弗亡盍歸來兮故鄉

海陵兮重圍銜枚兮疾馳令兮吾誰違死有所兮得之
忠以義持援不我支弦開空卷馬蹕不飛忍死兮詭隨
登樓車兮反詞大勇兮死弗移彼不乏與數奇洎齟齬
兮乳羶斫頭便斫頭兮何怒為齧穿爪透兮氣廩而將
軍兮孰分等夷魂兮安之歌余招兮來歸

天險兮濤山高一衣帶兮百虎牢滔滔兮東之孰滌兮

腥臊積骸兮山白醜血兮原赤鬼餒兮喑喑人眩兮岑
岑鬼兮無人祀人瘡兮詈鬼野迥兮不耕望秋兮無穗
盍歸乎來兮古登陸之大邦潮打城兮流瀧雪湫澗兮三
江雲帽岑兮膏萃石玲瓏兮四憲海物貢兮品夥海塗
穰兮歲康鄰用情兮浹洽俗好古兮厚厖故廬兮在其
下音戶葉落花開兮朝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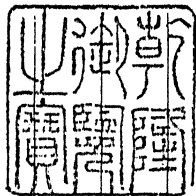
智門能禪師哀辭

并引

公與松原岳公同參密菴而嗣岳或以大瀉之

于翠巖已菴之于大慧為之說公輒掩耳出世
後提倡大非分座時吾哀之為之辭辭曰

發足兮銅梁觀方兮不知方觀方兮知方跨九州兮不
越乎銅梁飄零匆匆半生轉蓬可友者親可媿者攻視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佛祖心之所同兮理之所同劍池
兮鷲山頂萬象兮清涵兩鏡造詣兮深穩碧落碑兮無
假本心兮密傳意兮在弦條兮冷然覺後覺兮孰為乎
先雲蜚兮水回淵蕙帳淒涼兮嗟猿



北碕集卷十